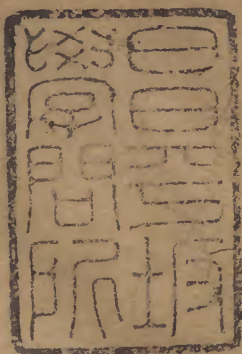


弁列史料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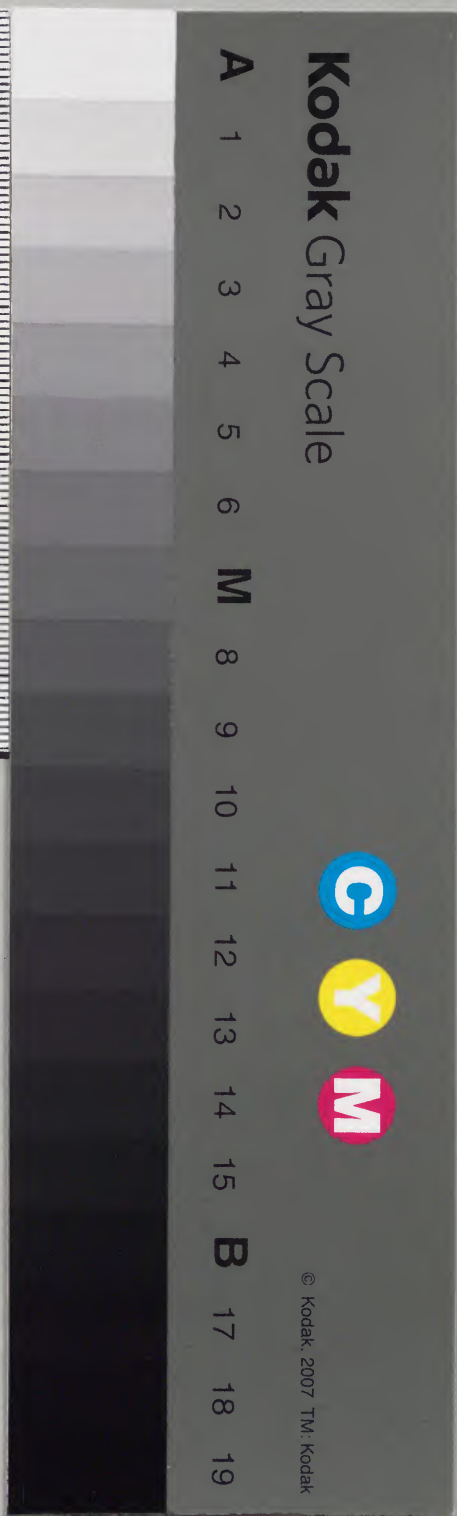


			五	漢
		一	一	書
		四	三	門
		八	五	
三	一			
〇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三		五		漢
七		一		書
函		三		
一		〇		
九		三		
冊		五		
架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135
冊數	30 (18)
函號	287 139

廿之六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兗州史料後集卷之二十四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吳中往哲像贊二

沈石田先生周字啓南長洲之相城人自號曰
石田晚更號白石翁以處士卒年八十三先生
博學無所不通喜為詩其源出白香山蘇眉州
無情事雜雅俗當所意到皆豐不得休書法雙
井矻矻未化至丹青之學久而天下愈寶之以

為北苑巨然徐熙父子復出勝國諸賢勿論也
先生生短小而樁眉目媚秀如畫今像則已老
所謂見其杜德機者非耶

贊曰退兮若不勝澹兮若無求誦其詩以為
白香山又若以為蘇眉州聽其談或小吏之
黃衣跡其隱則釣父之羊裘其骨僅一丘而
丹青被乎九州者耶

姜滄碧公昂字恒順太倉人生而端凝介特舉
進士出知棗強縣以最聞入為監祭御史嘗上

疏論劾方士李孜省得罪廷杖病起乃以親
乞改南出知河南府再改親老乞便郡不許疏
上至三乞為郡僚或州邑博士吏部惜之為改
寧波知府前後將九載請歸養者復再轉福建
左叅政抵家卧不起久之母壽終服闋吏部復
以叅政起公而公卒矣公所蒞官俱以廉能稱
日耳俸廩鬻以魚肉共母其與妻子則羹菜相
對茹矣時衛帥尚貴盛而浮慕公伺公休沐群
羔鴈布幣踵門則公已從間道易服出矣其不

苟取老而彌篤即貴勢有力毋敢通關節者有
子曰龍負文武才居官饒聲實而懼讒口以歸
後頗不能自檢於聲色云

贊曰其持已也廉其養民也惠以此循守令
夫復何愧其事上也方其攝下也肅以此名
御史夫復何慝少而嶷然老而蕭然以此稱
鄉先生夫復何言

吳遜菴公愈字惟謙水蘖先生凱之子也少而
穎敏強記既成進士授南京刑部廣東同主事
久之遷員外郎中進四川叙州知府凡十二
年始擢河南右叅政明年致仕居林下者二十
五年而卒年八十四僅少於水蘖公一歲耳其
在留曹能特法與中貴人忤老成慎練為其長
所器重薦之藩臬不果而得叙州叙為蜀饒郡
然最西偏夷獠雜處公不鄙其人精心撫字結
以恩信衆皆悅從馬湖守安鰲判故土酋也撫
臣以大兵誅之公在行間叅謀畫料敵若指掌
時復用兵貴之都勻轉餉不乏然賞有及有不

及公不以介意在郡九年課農桑興學校戶口
滋植風俗淳美為諸郡最而業已倦遊矣里居
優游自奉養喜賓客和謹得後進心有女三人
歸陸伸文徵明皆名士而歸王氏者有子同祖
以才入中秘皆侍公周旋以是寬樂終其身

贊曰仕不九卿曰上大夫壽不九袞曰八十
餘宅相所貽蘭蕤玉枝父子耆喆為鄉閭師
劉公纓字與清其先江西之清江人 明興隸
戎籍為蘓州衛人公為御史而有遺以古印章

曰鐵柯者因自號以見志生而磊珂奇特及長
長身玉立眉目踈秀辭吐琅琅由進士兩令武
陵滕邑俱最召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出按福建
再按廣東所至有風裁而於廣東尤著還朝偕
其寮䟽論外戚中貴相結為不法忤 旨得杖
滿九載擢太僕少卿又三載以僉都御史撫四
川久之哭子成疾歸有薦者復撫四川前後凡
六載所綏懷得蕃落心而茂平賊功尤偉有金
幣之 賜尋以例裁革還 朝改撫湖廣為大

璫瑾所憎用蜀事下獄自理得釋仍故官遷南京大理寺卿入為兵部右侍郎明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凡三上乃得請恩禮周洽居十餘歲值世廟即位賜羊酒存問乃卒壽八十二祭葬如制公所至有紀述獨不能盡得鄉曲聲

贊曰彊直自遂宦以有聲雖歷臚仕而無速成老而賜歸桑梓餘榮齟齬鄉曲遂稽易名陳成齋公璫字玉汝長洲人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累遷刑科都給事中擢大理寺右寺丞轉左進右少卿復轉左為南京左僉都御史進左副都御史前後俱佐臺事兼督操江諸軍以病乞休卒年六十七賜祭葬如例公始起諸生從吳文定公為古歌詩不屑程式義坐是久困場屋間會試所射筴以能悉僻事李文正公拔而寘前列公所居官皆天下雄劇職而自恨不獲用文史顯恒邑邑不樂李公志中蓋言之然其前後能勤勵不失官譽老成明練亦一時巨擘也

贊曰公起經術而顯法吏雖本緣飾乃心文
事留臺彈壓江介控制豈伊匪雄竟睽初志
詩人有言不求不忮

王文恪公鏊字濟之別號守溪學者稱之為震
澤先生吳縣之洞庭人也十五而從父遊太學
即以文重公卿間居九年應應天試第一明年
會試復第一廷試得第三人及第時論猶謂執
政抑之故授翰林編脩滿考遷侍講脩憲
廟實錄成進右春坊右諭德公居翰林日杜門

亦不輕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人愈慕之久之
乃以薦拜侍講學士經筵日講公每進講至天
理人欲君子小人之互勝輒拳拳致詳上有
所幸中貴人廣頗導遊西苑左右諫不聽公為
講文王不敢畋遊章上罷講以誦廣曰講官
所指殆若曹鄴好為之自是游益省矣選東宮
寮為少詹事兼學士遷吏部右侍郎上籌邊
八事多見採納會其父憂歸服除仍故職正德

初九卿伏闕上疏請誅中貴人瑾等召至左順門使它中人詰所由諸九卿相攝唯唯獨公以危言繼尚書文後事幾濟而變瑾等業不知也公遂從廷議以左侍郎兼學士入內閣踰月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未踰歲超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會公救故尚書文大夏右都御史一清罪請成廢后吳氏喪稍與瑾意忤而初議亦微露公益自危乃堅請歸賜璽書給驛與廩良厚公凡兩典鄉會試其

文為本朝冠海內博士弟子亡不傳習之而於古文辭在河東廬陵間精簡有法度凡歸之十四年而世宗即位舉故事遣行人存問賜金幣益與廩一時存問者將十人而公獨上書且以所著講學勤政篇進優詔報聞卒年七十五贈太傅所著集二十餘卷今像豐碩而敦鬚強半白衣蟒繡蓋歸田後所寫也

贊曰孝宗以還實始風雅而按經術如公益寡迨正德時厄同白馬公以相歸卒老牖

下完爵完身併以名完匪德之難完福為難
俯仰世才寥焉愴歎

吳立齋公洪字禹疇吳江人舉進士為南京刑
部主事歷員外郎即中明允而慈時時出家廩
以食長繫者久之擢貴州按察副使母喪歸服
滿補廣東巡視海道海道故稱利數公搜其弊
且盡又為御史畫策得羨錢數萬緡以廣公署
持中官之困官舟者又嘗辨異冤罪妄殺廣人
稱之為副使之十二年而轉福建按察使頗行

聞帥夜走橐珠贖曰公行矣其非有所干母疑
也公笑曰行者贖不有一束書乎而何以珠為
立卻之其為福建所治獄畧如廣東嘗以便宜
發粟賑建寧延平之饑者入為太僕寺卿久之
遷工部右侍郎理易州山廠轉左侍郎拜南京
刑部尚書治鄧寧河之後田宅於中貴人瑾有
忤勒致仕致仕之十五年再進階而後卒得壽
七十八公卒時諸子山巖皆至大官其後顯著
不絕今像白晢而麗為太僕時圖于吳文定邸

者也

贊曰嗟乎公一法吏子繼之復廷尉民不冤
用長世司寇吳考及嗣始為郎旋正位慶之
餘衍來裔

龔公弘字元之嘉定人也舉成化戊戌進士司
理嚴州入為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遷廣東司
員外郎司事最劇所治獄大小百五十餘咸當
進吏部文選郎中出守兗州府以治行卓異與
宴賞久之擢浙江右叅政以親老乞歸養九十

三年始起為福建右布政使遷湖廣為左使尋
入應天為尹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兼督漕運仍故職為工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
累疏乞休進尚書致仕卒年七十有六公為人
廉潔尤以明慎能剖讞冤獄時人神之所至多
惠政當正德中中貴武臣更擅權勢數與公值
公行意自若獨不能有所加進退綽如也王父
少司馬與公同年碩交而俱有方面勲俱稱天
下長者

贊曰懿懿龔公行脩而端政理甫暢而歌考
槃歸侍二親菽水承歡起領閩藩載游楚沅
遂寄留尹作砥揚瀾玄圭告成公乃即安進
大司空歸老之官藹藹桑榆西日未殘進退
以道生死毋讐

揚南峯先生諱循吉字君謙吳縣人舉進士授
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敏洽工古文辭居曹事
簡好讀書然頗鬱鬱不得志乞改校官便養不
許遂請致仕時年僅三十天下聞而稱之居十
二年而上書請復建文帝號禮曹為大驚不
舉其案賴 天子寬仁不罪也先生既負高簡
癖又好以學窮人徃徃至頰赤而久廢中不能
亡動意顧亡能尉薦之者 武廟南狩至金陵
以名故驛召先生至則命樂府小令試之且將
授伶官職先生大愧私於幸臣得免歸而先生
名大損然其為僻益甚顧尚書華玉時以藩伯
道吳用一幣贄先生促膝論文事歡如也郡伯
為會折簡邀顧公先生忽色變起策之出曰野

人安敢與郡公爭客戒其子來曰以前幣置舟
所即返呼之慎無應也顧公尋跡先生往謝罪
竟閉戶不出顧公每舉謂人過吳不可不造楊
先生亦母易造楊先生先生晚節益落莫嘗自
為生誌卒年八十九所著有詩文集金小史吳
中徃哲記奚囊雜纂諸書今像如其年尚猶使
人畏之

贊曰才太高跡太寄始而服中而疑終而

噫先生何所歸

陸公完字全卿長洲人也狀魁梧有巨人之
三十舉進士即授監察御史嘗按河南而行部
之湯陰夜夢冕丈夫來見鼻左有黑志次日謁
岳忠武王飛廟廟貌圯矣而像之鼻左微蝕若
志者悟而飭有同一新之復夢前丈夫來鄭重
謝已而慘然曰公得無類我乎公後歷臬副長
以左僉都御史撫宣府入為兵部右侍郎轉左
侍郎時大盜劉六劉七楊虎齊彥明等剽投山
東河南以至畿甸其鋒莫敢當議置帥而公奮

請往討之 詔以原官提督軍務許便宜行事
 公鼓舞諸將連摧破之遂追而蹴之大江狼山
 悉殲其衆自都察院右都御史進左都御史加
 太子少保再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改吏部
 尚書進加少保公以書生當仗鉞寄節制萬里
 立功故國遂長中臺董六師領百官威望甚重
 而其在按察使時為寧王宸濠所器既入兵部
 而王持之以中貴人緹騎帥之挾遂不能堅所
 守許之復護衛亦有所賊謝最後王友獄株累
 伊伊公且繫歎曰武穆之祥其在今矣
 死未減得成福建久之卒於戌所年七十公
 讀書通曉文字好集法書名畫之類其功名雖
 不終尚為後進喜事者所稱

贊曰疇謂吳兎而不習兵千里一麾前無堅
 衡入長中臺遂領樞庭保阿統均 天子所
 憑吳閭之間有雲其薨弗慎厥藩棟折椽傾
 易不終日而介在貞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礪菴公瑄字貞甫吳縣

人也舉成化丁未進士久之授南京工科給事
中與其僚先後糾守備太監蔣琮兩廣總鎮安
遠侯柳景不法咸抵罪又抗論輔臣丘文莊公
以該博佐剛愎為學士則有餘為宰執則不足
時人韙之病告起址戶科進兵科右以言事失
大司馬指大司馬為冢宰公出叅議山東以病
乞休進左叅政致仕凡十年起為南京鴻臚卿
轉太僕卿進右副都御史督操江改撫治鄖陽
公長身瘦勁在諫垣以言事者節居官有聲實
故歸而人頗薦之然以致仕加級法不得起不
所善同年陸太宰特起之又屢得要遷公意不
自安乃乞歸年八十二以老病卒公為人質直
勤儉善議論多材力有籌筴之畧其治生累貲
至巨萬而名不損

贊曰南垣風采東省張施知難而退哲人炳
幾再起九列以佐中司于秩則隆躍者疑之
歸而治生計然我師

江西右布政使王公諱秩字循伯其先亦即丘

貞子之裔也不知所自從故與余父少司馬公通宗而不名族蓋稱王父曰叔父二十八成進士為郎父之始遷廣東按察僉事時大璫瑾責謝賄公獨不賄瑾亦不問為僉事持法有聲過按御史瑾黨也欲以聲勢加公不受御史為屈遷兵備贛州為副使讞決益精明數擒巨盜遂進江西按察使遷右布政使姚源大盜起公數從事兵間躬冒矢石擒斬無算然不專逞誅僂所無鋒者多曰彼亦赤子也時公與同年陸太宰先後官其地皆具人而皆為寧王所器重王尤念公至欲媾姻好公遂巡謝不敢當歸謂其子曰是人也志滿而氣揚好武事善張大必且為亂不出十年矣遂以侍養歸會暴得疾卒後王果反太宰坐株累抵罪

贊曰公有方面勲江西之政與陸齊名而屈於壽其用不究於戲用之不究者乃所以保其身後耶

毛百歲翁者諱弼吾州里舍子也少敦厚無飾



言垂九十而其孫少保澄狀元及第當是時少保父已卒而翁老病卧床第聞父之得杖乃稍起且起且卧耐進粥竟至百歲有司為立人瑞坊以配少保而後卒正得百歲矣後贈禮部尚書今像殊恠備可畏

贊曰生而百歲人之瑞有孫及第家之瑞秉禮遵義天下瑞

毛文簡公澄字憲清號白齋晚更曰三江吾州人也舉進士第一人為翰林脩撰修會典成

右春坊右諭德侍 東宮講讀以登極 恩

左庶子兼侍讀為 經筵日講官 賜金帶母

喪歸尋以中人瑾摘會典誤落左庶子服除仍

侍讀明年遷侍講學士又明年進學士掌院事

教習庶吉士擢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進禮部

尚書 賜玉帶正德末克奉 迎使與大學士

儲迎 今上於興邸 賜白金千兩綵幣十有

副尋加太子太保錄世蔭錦衣指揮固辭久之

乞養加太子太傅道卒贈少保公孝友天篤性

簡易不設城府好推轂賢士大夫追問之則曰
吾不記也至其所職司乃介然見勇氣議僂宸
濠發王書告廟一以故典行之又嘗與王大
司馬嚶廷諍脫彭摠制於死當推冢宰力辭之
而以薦喬莊簡公追崇獻皇帝禮議起公與
楊文忠諸公力持數四至觸天怒不為阻迨
公歸而後禮成識者謂亡論禮是非公幾不足
而忠有餘矣

贊曰言若不出口而折羣咏貌若不勝衣而
相孤砥步武卿相而守若處子出入於

而視若閭里其柔為用而剛為體者耶

吳文端公一鵬字南夫長洲人也弘治中舉進
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脩預修通鑑纂要滿考
進侍講充經筵講官預修孝廟實錄成
常遷時中貴人瑾怒公等不時謁用擴充政務
調遷公南京刑部員外郎轉禮部郎中瑾伏法
公仍為侍講以久次遷侍講學士出為南京國
子祭酒轉太常寺卿仍南京世宗初始召

拜禮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奉 詔使安陸題

獻皇帝神主竣事 賜金幣尋以左侍郎兼翰

林學士掌詹事府典 內制脩 武廟實錄

完 賜金幣優等進尚書予告歸省還出理部

事再加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垂一考乞致

仕許之給輿廩有加公貌頽秀而龐饒器量寬

然長者為文亦典腴有成弘開風居翰林垂二

十年不遷而以史成得南曹即尚書以下多故

舊局春不安公抱案自若學士故不當祭酒祭

南太常南太常不當久公獨久尚書典 內制

不當出理部公獨出理部禮部尚書非得罪不

南公以遷命南人皆為不平且意有沮之者公

亦不以形辭色歸凡十四年而後卒卒之歲得

八十有三贈太子太保予祭葬

贊曰以恬養資不求速榮以樸養文不求速

稱八座青宮既豐且亨八袞文端遐考令名

譬彼大河不匱不盈

祁州守天方張先生安甫字汝勉篠菴先生之
 從子也先生生而秀朗工屬文登弘治庚戌進
 士授祁州守以節惠著聲論最當擢會丁母憂
 歸服除意不欲出曰仕為親養耳親今安在徘徊
 久之乃上疏乞休馬端肅公在冢宰異之曰
 宦垂就而棄若脫屣真恬士也特奏進二級有
 金緋先生鑿方池築亭其上因自號天方環植
 卉竹左圖右書吟哦其間意豁如也先生優游
 里居餘三十年而子寰復貴又能棄官侍養以
 故益自寬於吳越名山水無不游游輒有題
 若馬鞍澱山巴城諸勝固凡案間物耳先生瀟
 灑自得與人處和而不流公府居間盡絕以故
 晚節望益尊時與大司寇周康僖公齊稱而先
 生獨不以位顯年八十四元旦忽謂寰吾其歸
 乎蓋三月而示微疾臨終儵然若脫者邑與祁
 俱有祠

贊曰仕而逸民吏而葆真挫名名依抑志志
 伸匪道匪釋消搖自在游方之內亦游方之

外彭澤恨天香山慙貴所不殊者坦中無累
 祝京兆先生名明字希哲長洲人生而枝指故
 自號枝山又曰枝指道人先生天質穎絕讀書
 目數行俱下於古載籍靡所不該浹自其為博
 士弟子則以文辭稱而不能致深湛之思以故
 雅鄭時揉錯然至成弘際名能復古者先生蓋
 先登矣書法魏晉六朝至顏蘇米趙無所不精
 詣而晚節尤橫放自喜故當為明興第一為
 人好酒色六博不檢勵頗不受方內士賞許且
 令興寧政術顧時時以嗜好奪之遷應天府
 判致仕所著祝子通祝子雜罪知蚕衣浮物記
 語恠蘓材小纂興寧志合詩文數百卷卒年六
 十七今像乃朝衣冠老矣而尚腴澤或云不能
 全類之

贊曰先生之文縷古飾今其為詩歌庀景匠
 心獨於八法形而下者孺孺十指若役造化
 超明輒宋與唐上下跌宕沈冥景純斯亞
 都南濠先生穆字玄敬由丹陽徙為吳縣人先

生生而嗜學能為古文辭數竒不得補博士弟子教授里中時吳文定公以少宰憂歸里竒而言之撫臣何公提學林公檄入應天試遂中式又三年而成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改南兵部武庫已遷虞衡員外郎進主客郎中年五十四乞休吏部賢之為請於上以太僕少卿致仕又十四年而卒先生為郎數奉使必游游必凌幽險探竒勝放究掌故搜金石古文摹搨抄錄亡少挂漏歸老之日門無雜賓竈不突烟意如也惟日以讐討著述為事卒之日家無書數十卷所著有南濠詩畧文跋詩話賓話玉壺冰聽雨紀談周易考異史外類鈔金璫琳瑯學士大夫爭購而藏之以為帳中秘今像雖冠進賢服金紫居然一山澤臞也

贊曰強仁而儒以為數竒誰與辟之俾歌賓詩婆娑一官未老乞歸誰與旌之俾易金緋難進易退其容淵淵博學多識其腹便便末路翕些疇白疇堅倚歟先生獨全其天

唐六如先生寅字子畏一字伯虎吳縣之吳趨里人以諸生舉鄉試第一當赴會試而有所同載者以賄主司得題事株累罷為吏謝弗就先生材高少嗜聲色既坐廢見以為不復收益放浪名教外嘗一赴寧王宸濠聘度有反形乃陽為清狂不慧以免卒年五十四先生之始為詩竒麗自喜晚節稍放格諧俚俗冀托於風人之指其合者猶能令人解頤畫品高甚在五代址宋間今像頗質而野顧猶襲太學衣裾若重

之可悲也

贊曰奪汝薦冒以掾汝何惡讒面醜樸其外文其中咄惜哉以樂窮以窮工藝乃終

朱恭靖公希周字懋忠其先崑山人徙居吳公初釋褐為翰林修撰脩會典成遷侍讀又之中人瑾矯制奪侍讀仍為脩撰再以實錄完復侍讀進侍讀學士遷南京吏部右侍郎轉禮部再轉左侍郎進南京吏部尚書公敦謹誠厚性自規矩以狀元及第六品二十年不遷意澹如

也佐禮部屬大禮垂成諸輔臣相繼罷去公猶持舊說婁忤上旨時方貴操切公司大察而科臣無與者或謂公私之故公抗章自辨言科臣故應考者少即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如避言路嫌而誅責之尤不可且臣老不稱職唯有去耳上雖難公去而公意益決温旨給夫廩良厚公歸近三十年中外薦者近百疏竟不起公之為恭敬雖匹婦孺子毋敢慢取予即一介不苟吳谷傳而內嚴畏公有不善曰吾何以見朱公其黠者曰秘之幸毋使公知也公舉狀元以丙辰猶及見新丙辰狀元而後卒卒之年八十有四賜祭葬贈太子少保今像頽然一翁而謙謙抑抑小物克勤之意可掬

贊曰公之乞歸威鳳漸鴻天下儀之公為長者祥麟騶虞天下化之無用之用其用乃弘公存吳重公歿吳輕豈惟吳輕世悲老成周康僖公倫字伯明別號貞菴崑山人中弘治丙辰會試歸葬其祖母以已未廷試除保定

新有令有政聲入為監察御史時武廟初
 即位所上封事多剴切巡居庸關以憂歸服除
 補故官出按山西還掌諸道老成不阿激遷南
 京大理寺丞又之為大理右少卿尋擢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佐院事復以憂歸服除起佐南院
 提督操江尋轉右副都御史佐院如故遷南工
 部右侍郎俄改兵部右侍郎時上欲振風紀
 以大學士張公璉掌都察院而公佐之轉左侍
 郎尋進南刑部尚書未上召為刑部尚書時大
 學士桂公萼去位而給事中應奎繫所論桂
 李鶴鳴等事頗有連同去位者張公至天津而
 返好謂公桂亦行返矣為寬鶴鳴獄以待公謝
 不敢旬日南刑部尚書缺推左侍郎許公讚
 內批以公補南而許公代之公居南刑部無害
 以七十乞休不允尋得請致仕里居凡十年而
 卒贈太子少保公之歸頗與其鄉里老人為詩
 酒社善大書有眉山豫章風骨當是時天下以
 公為長者而亟用之所至少官謗然不能如其

子精覈成名法家

贊曰當公之前務於抗人主以伸三尺當公之後務屈其三尺以希人主色公劑其間不隨不激幸而非久乃獲完璧然所謂康者淵源流通公則近之而至於僖之小心畏忌則不若靖之寬樂令終也耶

文衡山先生者初名璧字徵明云故丞相天祥裔也避其祖璧諱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十六而父温州公林歿於官部察合數百金博先生卻之曰孤不欲以生汚逝者既服除補諸生

下帷讀書恒至丙夜而以其才傍及諸秋文及書繪皆精絕先生所嚴事故吳尚書寬李太僕應禎沈周先生而友祝允明唐寅徐禎卿吳徐工古文歌詩吳又能書李祝工書祝又能古文歌詩沈唐工繪事又能歌詩而皆推讓先生以為不可及先生小隸師右軍父子古隸師鍾梁畫師龍眠吳興尤精絕詩得中晚唐格外趣獨於文取達而已而其試亦不利久困諸生中甫

貢而臺使者薦之試吏部得翰林待詔預修史
史成賜金幣時故相楊文襄公張文忠公皆
貴用事爭欲容公而公不往亡何致其事歸先
生歸而以翰墨自娛造請戶屢長滿顧所許獨
書生故人子屬為姻黨而窘者即強之竟日不
倦其他郡國守相貴戚連車騎富人子行珍寶
里門外不能博一赫蹠而先生所最不輕許者
藩王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蓋正德中寧邸以
厚幣聘先生固謝不肯往未幾寧敗天下稱之
先生暇則一出遊近地佳山水所至奉迎恐

居間客過從焚香煮茗談古書畫彙品水石
道吳中耆舊使人忘返如是者餘三十年年九
十而卒卒時猶為人書志石停筆栩栩然若蝶化
者人以為仙去不死也余故嘗識先生今像最
逼真

贊曰先生之才以迨書繪庶幾吳興所獨勝
者高蹈蚤引卒完厥名先生之詩以逮壽考
小隲務觀所尤勝者不以文事受役平原能

使吳雅能使吳敦能使吳重誰言不用不用
之用斯其為用

盛值菴公應期字斯徵寅之後也徙家長洲二
十成進士授都水主事治濟寧閘公始為持法
矯伉鄉人吳少宰寬過而稽故之旬日吳公不
以為忤公自是益發舒戚里近倖有挾私物者
輒沒之時中貴人李廣憑上寵橫甚其家人
懼公威投醪水中以是群慙公廣怒嗾其黨秦
文誣公逮下錦衣獄謫丞雲南安寧釋濯深皇
令移還順慶通判奔父喪歸服除為長沙府
知進雲南按察僉事分巡金滄道公前後所蒞
以公彊廉節稱其在金滄尤能折土酋角坐持
鎮守中貴人梁裕姦私為所中復逮下錦衣獄
諸大臣言官救之得釋而前已進其劄副使乃
之任超為河南按察使歷河南右布政使以至
左公復與鎮守中貴人廖鑿軋伺得其陰將論
之鑿伏乃已時武皇帝幸榆林公不加賦
而供帳悉備幸帥彬從欲有所苛責公不應卒

亦不能害也亡何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四
川平天全招討高文林及流賊謝文義亂 璽
書褒獎 賜金幣以繼母喪歸服除起撫江西
有惠政進兵部右侍郎仍兼副都御史督兩廣
軍事公至欲以氣壓節帥監軍且大有所振刷
而謗起矣尋破歸善賊及思恩土酋後先斬首
虜二千二百俘半之方論功而公以避言得改
工部右侍郎理易州山廠乃謝病歸河決徐沛
持起公都察院右都御史治之上義曰
頭曰濬曰築曰改疏者疏上流而殺之濬者濬
故道而順之築者築長堤而障之改者改則地
而不與之爭 詔曰可其以春和興而公業用
便宜行事大調兵夫傷上言者援 詔書劾公
不待 旨輒發盛冬困吏士冰雪間 上怒奪
公職歸凡七年以 廟恩復致仕尋卒年六十
餘公氣矻矻不肯屈下人其數蹟也或望之故
然不能不思其材也今像亦稱是
贊曰是為直臣於弘治為材臣於嘉靖之世

夫以君仁則臣直君明則臣材能一伸之而不能竟者何哉

蔡林屋先生羽字九達居吳縣之洞庭西山因自號林屋山人先生生而警穎能讀古文奇書既長工屬文又能為歌詩年自標榜以為韓柳不足言吾所撰著先秦兩漢少陵不足言吾於篇章建安西京或謂稍近濃雋不至吳中單薄者而已正行書亦道勁間臨蘭亭十七帖人或

從旁指適其難者先生曰不然吾非臨右軍書乃教之為諸生與文待詔徵明齊名而已他

不盡能頡頏其外若相善內不伏也為諸生者四十年而貢以太學上舍就選人尚書意憐之曰此故蔡生耶授南京翰林孔目二載致仕歸卒年七十餘無子今像目稜而頤張鬚蝟磔老矣而氣不衰

贊曰士有顯晦兮造物權之為文慕古兮誰則憐之躑躅兮而竟弗前侘傺兮而猶自憐歸來兮西洞庭之石田

項東橋先生者諱璘字華主其先吳縣人也徙
留都為江寧人先生二十一成進士為歌詩
六劉麟元瑞朱應登升之齊名曰江東三才子
由郎署出守開封坐累謫入為南京吏部郎復
守台州歷藩臬所至有聲實自山西臬再遷浙
江左布政使轉巡撫山陰右副都御史引疾乞
休吏部言其太驟以布政致仕先生居閒無
事多縱游山水間觴詠自適不罕餘年而始起
家巡撫胡廣人為吏部右侍郎以督 顯陵工
留為工部左侍郎兼都御史陵工成進尚書
修承天大誌先生開局聘楚故名士宦廢者王
廷陳顏木王格分任之書成乃不稱 旨遷南
京刑部尚書被論致仕卒所著有息園諸集若
千卷先生詩富才情格不必盡古而以風調勝
往往膾炙人口文小弱然亦宛宛雅趣延接名
流如恐失之有弟璫以按察副使謝病歸才不
能如先生而峭厲過焉

贊曰弘正之間天昌厥辭李何倡之邊王翼

之跋跋中原江左其誰昌穀後勁公乃先馳
繇麗才情紆徐規矩六季風流鮑庾庶幾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虞山陳公察字原習常熟
人舉進士授南昌府推官入為監察御史按滇
蜀久之遷太僕少卿謫潮州府教授復為信州
倅晉浙江按察僉事俄超副使遂遷山西按察
使山東右布政使浙江左布政使入為光祿寺
卿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

乙未歸卒年八十三公為人短小清旱
慎慎喜事其為御史數上章阻

皇儲條數中貴人不法再奪歲奉最後 上廷

鞠給事中揚言怒甚公忽大呼曰臣願代楊言

死 上目攝公不為阻退而奏書極論之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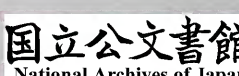
竟不罪也其遷太僕垂六十矣而猶薦代人太

僕例不當薦代人故謫所居官青衫款段再日

一肉按覈墨吏若仇歸而僻居監司守令過從

者時出所飯麥飯佐以微藿而強進之又作吳

語刺刺是非不少借以後進謁公者少有能得



公色以故相率指摘公謂非情實余謁公公老矣強而談死節礪行之士猶目張齒擊云

贊曰公在國号咸以為司直号歸里号或以為吊詭号寧矯而徧号毋瓦全号寧無理口号内無疚号

周恭肅公用字行之別號白川吳江人舉進士授行人擢南京兵科給事中遷廣東左叅議轉山東按察副使治臨清兵備進福建按察使河

南右布政使遂以右副都御史鎮南贛入左理臺事遷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下除南刑部

侍郎尋遷右都御史長南臺為南工部尚書改刑部太廟灾乞休里居者十載而以工部尚書召理河道改督漕運入為左都御史長臺事滿二品加太子少保尋改吏部尚書卒於官贈太子太保公有文行其為給事中侃侃不失職然亦不激詭所歷方面杖節領鎮俱以廉勤幹濟稱為侍郎四掌部事縉紳賢之坐尚書銓所嫁禍下除公默默不自明以是益信其為長者晚

今州史米 卷三十四 十一
而秉憲握銓天下想望風采凡再司內外察見
斥者不能脩怨當是持貴溪分宜二相勢交軋
公處之寬如也可謂高朗令終者矣

贊曰才不見長善無近名力雄萬夫外若不
勝於垣於臺於鑑於衡是以令終顯融昭明
吳江之清公與俱清吳江之平公與俱平

顧文康公鼎臣初名同以夢改今名字九和別
號未齋崑山人舉進士第一為翰林脩撰預脩

孝廟實錄遷侍講轉左春坊左諭德無侍讀
世宗初為經筵日講官移疾予告久之病

良已復官尋遷翰林院學士掌院事明年超拜
詹事府詹事學士如故久之遷禮部右侍郎尋
以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進禮部尚書兼掌
如故屢教庶吉士監錄累朝寶訓實錄成加
太子太保主考會試進無文淵閣大學士皇
天冊表禮成加少保太子太傅兼武英殿大學
士上南巡狩承天公佐皇太子監國其
敕公有內自禁掖外而都城及邊陲并大小百

司庶務悉以付卿語蓋皇太子方幼冲上所以寄之於古亡兩云公長七尺虬鬚虎額目炯炯射人聲吐如鍾性跢弛好聲酒及內人或以風之意殊勿屑也自其在班行上固以目屬之及進講益稱旨亟欲大拜而為故相孚敬所阻止然上內憐公即言路見抨射愈苦愈不聽也前後所賜白玉金寶束帶麒麟飛魚鱗服御書銀章金綺食物不可勝計公以病壹在告久之乃卒年六十有八贈太保賜祭

及葬遣官護其喪歸所著有詩文雜集合奏凡若干卷公不好脩鄉曲名以故少稱者而其所疏築邑城文曰均賦久而見其利始思之為疏乞專祠以祀詔曰可

贊曰高文大篇虎觀虬髯為多士魁為大臣師晚而登庸為帝所廢屯膏未施誰其尼之則壤城城沒始見祠

魏恭簡公校字子才崑山之真義里人弱冠舉鄉試其明年舉會試皆高等尋授南京刑部主

事進郎中移疾歸召為兵部職方郎中不赴居
 久之起為廣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校父憂歸服
 除調補贛州兵備副使乞休再補河南按察副
 使仍提督學校入為大理少卿改國子祭酒以
 進講忤旨調太常少卿進本寺卿提督四夷
 館遂致仕中外交薦皆不起卒年六十一贈禮
 部右侍郎公始在郎曹時與故大司馬胡永清
 李立卿為經濟之學已與故少宰余子積為身

心之學居恒謂上天敦誠履天下盛行王氏

公與之不甚合而其召用也實出故相萼當是
 時故相璉忌而排之唯上亦以公迂不復用
 也公卒之日天下信以為賢長者而學廢不傳
 久矣余嘗獲侍公儼若寺所塑阿羅漢者今像
 僅志其大都耳

贊曰主敬之學寔程叔子而公奉之務敦踐
 履凡所著書亡適非體是故講筵垂用而尼
 道之不行公其已矣此洙而微寧不悲與

徐迪功先生禎卿字昌穀吾州人也而徙於郡
先生自為諸生即與唐寅文璧相唱酬有名而
其語高者上彷彿齊梁下亦不失溫李以為快
既成進士始與大梁李夢陽信陽何景明善而
夢陽稍規之古自是格驟變而上操縱六代而
出入於景龍開元間初若要駕不受羈徐而察
其步驟開闢鮮不中繩墨者當是時吾吳中獨
先生能狎主中原盟而惜其蚤死不獲持牛耳
然迪功集談藝錄亦以陸深統齋難館詩
工忽使中貴人問先生與陸深統齋齋館詩
先生弗得也授大理寺左寺副居久之鬱鬱不
得志乞徙南便養而會以失囚改國子監博士
以貧病卒年僅三十三時王文成公守仁為吏
部郎初與其儕談道先生驟見而悅之亡何卒
王公為志銘意若欲當先生師而謂其詩與談
藝錄皆非其至者操觚之士爭笑之先生貌戍
削血不華色非飯顆吟瘦將亦通眉長瓜之倫
也故不如以詩名吐納何益矣王公語尤誕不

情

贊曰詩途百端其流相傾餽飭為工酬押驚
聲弱者萎蕭強者憑陵吳之不競夫豈才情
天發神秀乃鍾先生孤鶴嘹唳威鳳騫騰蟻
眉新月萬古春水惜哉中天竟寒齊盟

以貧祿卒羊斟三十三部王文公甲子歲
辭志了并南野贊而會以失囚如國子監
宗坐典辭少對大野寺寺隔耳久之贊贊不
李州史料後集卷之二十五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吳中往哲像贊三

周玉岩公廣字克之太倉州人舉進士為莆田
令母憂歸補吉水公前後皆著廉能聲性尤公
疆不發人私書不受一切請託而以便益語者
即亡論芻蕘皆立報其在吉水流賊驟來攻剽
公矢衆而拒之卒以城完徵拜監察御史未幾



即抗疏言四事其一喇嘛僧蠱 上為淫侈宜
亟投之四夷以禦魍魅其二 上母得狎伶工
如臧賢輩至引同光故事為戒其三錢寧故宦
官奴乃縱之胄國姓稱皇子使天下日惴惴有
國本慮其四諸討賊大帥至校卒皆首鼠不戰
與賊並完而獨暴民骨草野大可恨疏入寧怒
甚矯 制謫廣東懷遠驛丞使刺客緣道狙擊
之公易道士服間行得免廣帥武定侯勳狼而
貪陽使使結好公傳其人不服助同公入自易

臺墓而致之府痛杖數下幾殆公骨立行

若移建昌令復有惠政吏部除御史以公名上

錢寧識之復矯 制謫公加遠 世宗初召

復故官道遷江西按察司僉事明年擢其省副
使九江兵備尋改其省提學大察天下吏治旌
卓異者十三人公與馬遂超為福建按察使填
守中貴人內惜公行百金為贄公寘之庫中貴
人懼謝罪乃與約毋撓我三尺而後返之又嘗
檄止中貴人之牟於織者將三載以右僉都御

史撫江西墨吏憚公威名多望風解印綬去而
 公又欲限豪右田奪其贏歸之貧民其豪右弗
 便也筴之朝用事者以例革公巡撫尋擢南京
 刑部右侍郎又二年得暴疾卒數年予祭葬又
 三十餘年始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公貌嚴冷無
 笑容與鄉人語不操鄉音今像蓋得大都云

贊曰豕冠戔戔上搖星辰白簡諤諤逆批龍
 鱗萬目睽睽指為直臣大明中天其氣始伸

南京太常寺郎方公為字時畏公通經依律

誼有大人望而是時天子方追崇大禮朝士
 自卿相而下靡不欲考孝宗皇帝而別崇
 興獻王如宋濮王故事進士張璉獨請考興
 獻王而稱孝宗皇伯考尚書廖公紀時於後
 堂見諸曹郎而問曰張生議云何眾莫對公獨
 曰是宜反之心而已廖公曰善語稍稍聞外於
 是給事御史爭以他事論罷廖公而公用積次
 遷浙江右叅議行部有老成聲然念言者且見

侵因移疾歸而亡何璉所持議大伸既廖公田
間起柄銓衡而公亦拜提學副使甫上召為右
春坊右庶子兼脩撰尋主順天鄉試公以一言
合暴通顯謂非意所得邑邑不自解而新貴人
亦謂公不能終附麗意嚙之會遷南京太常寺
卿遂再移疾請告亡何他臣僚有請告者內批
削公新銜以右庶子致仕年七十餘公好讀
書著述自娛為文章典雅老成毋問風木弟鳳
嘗為南臺御史有直聲

贊曰汰衆求心以信是也履進思退以明
也覃思著書以文隱也沒而微言胡泯泯也
故廣西提學僉事方改亭公鳳者矯亭先生鵬
介弟也少以經術藝文與兄齊名又同舉進士
天下艷稱之曰二方授行人選得南御史以毋
喪歸服除改址出按真定當武廟時政在
中官武弁公所論劾不避以事見忤乃復請南
尋移疾歸嘉靖中復補南而所陳皆天下大計
會張桂大禮之議起公力言其非是既二人者

驟貴公又力糺之尋出視廣西學政公引疾不起時矯亭先生以太常得請先後卧林中先生杜門著書而公放意詩酒踪跡俱不及城府其議禮時有所不合天子亦知之然能各信所以以行其志天下所稱二方者名俱不挫公一子一孫皆薦鄉書以是晚途益暢適卒年八十餘公卒久之而少子範成進士今像頗明秀似中年所貌者

贊曰人室而官不人起以省艱難

吳訥菴公山字靜之故尚書洪子也舉進士為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即中滿九載勿遷以同諸曹郎諫南巡得杖久之始為山東按察副使擢陝西右叅政改浙江以尚書喪歸服除即家遷福建按察使歷浙江左右布政使公所至以廉靖長厚有士大夫聲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河南公嘗持臨漳王之孽宗急為所中左遷浙江左叅議事益白以江西叅政入為應天府

丞復拜右魚都御史撫四川亡何遷右副都御
 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未上道擢刑部右侍郎
 人謂公當徑上公曰前撫臣之候余代經年而
 又稽之無乃非人情乎乃赴南贛得新代始之
 部俄轉左侍郎遂進尚書諫官論翊國公勛罪
 下獄勛故寵幸久衆未測上意首鼠兩端公
 奮曰吾知法耳遂麗勛大辟獄上上內惜勛
 而難公守為持其奏不下會勛度死獄中上
 發怒責公故遂獻其人臣體虎為民以寒初
 車行將抵彭城暴發疾卒王七十三隆慶初
 其官予祭葬公偉軀幹音吐如洪鐘與人語洞
 見底裏不設城府今頗類之

贊曰公之用法終始在寬及其究也以法失
 官雖則失官其道乃完白帽單練以附桐棺
 天王聖明還司寇冠

故贈少保王襄敏公以旂字士招其先吳縣人
 也以豪徙江寧籍焉二十六成進士公白晳廣
 額豐輔音吐如鐘初仕上高令即有聲入為河

南道監察御史按河南能制叛璫環寢其謀再按福建平泉漳大盜以親老侍養歸凡十年服除而後起提調三輔學政遷南京太僕少卿改址進光祿卿擢右副都御史撫鄖陽入以左副都理臺事移兵部右侍郎 詔經理漕河工成加祿一等還守故官進右都御史理南院入為工部尚書改南都察院左都御史尋遷兵部尚書時陝西三邊總督曾公銑慄銳喜事欲以十萬眾逐可套虜成其也與大相夏文愍公言意合下公會文武羣臣議公雖迫夏公指而心之乃具疏請緩之姑預算兵食足而後可大舉上悟即日逮曾公而以公代之 朝辭 錫金幣以行曾公雖以敢徃得虜憚然多用軍興法徵調其下不能堪公至一切罷去之唯飭墻塹增臺堡課屯耕為守計而已號令簡靖不為煩苛其下大悅之虜亦自引避遠徙其後稍稍闌入公輒檄諸部逆擊破之所鹵斬及生口牛羊廬帳不可勝記 上嘉其功 賜金幣者十三

璽書獎諭者二錄胄子者三加太子少保以至
太保卒贈少保謚襄敏祭葬如例嗚呼始終之
典備矣公為人寬博有遠識敏信而慎毋論居
官其居鄉亦推以為長者今像色稍紫則以老
且塞上故

贊曰王徙金陵而始吾吳積慶百年始鍾夫
夫厥才有餘而識亦如寬然長者不疾不徐
孝養既終端公服除無仕 階懸席若虛玄

圭告成遂叅 廟謨控制 圭為 國諸行
師中三錫圖王 紉朱高塚 祁連返 魄故有
以全歸復求令譽

周山齋公鳳鳴字于岐故尚書康僖公子也舉
進士為刑部福建司主事遷廣西司員外郎進
郎中時寧事敗而鈎黨竟干累歲不決公以郎
中出讞之立報上輕重亡枉者毋喪歸服除補
山東司是時諸曹獨廣東領緹騎獄最號難治
而尚書李公承勛特器公責公理其篆公至則
滯案一洗李公改大司馬遂奏以公移職方李

公才於世少雙顧盡以大司馬事委公曰使諸
曹即盡若吾何妨坐嘯耶公遂進為大理左寺
丞是時康僖公尚書刑部而公丞大理時人榮
之公竟以持法忤 旨罷歸公歸凡十八年而
中外薦者六十疏部為數數報 聞則猶用前
忤也公卒年六十三今像豐下而長若猶有隱
憂者

贊曰公佐司評法比於理其即夏官謀出以
紀使當虞廷若咎絲士以平暴亂以詰奸宄
夫誰弗良中道而止

王司馬公積字子崇別號虛齋太倉衛人為入
敦謹詳審家貧力學舉進士為武選主事以便
親養乞南得禮部遷南車駕負外郎進武選郎
中出為廣東左叅議佐滅恩平積寇以憂歸服
除補陝西左叅議遷貴州按察副使飭威清兵
備監省試甫畢遷湖廣右叅政遂佐萬中丞破
塘西囤苗而以省試累謫兩浙運鹽副使尋進
其省僉事俄又進其省按察副使明年為福建

右叅政佐朱中丞破倭擢山東按察使遂為其
 省右布政使再入福建為左擢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撫山東遷南京兵部右侍郎以目青乞休
 久之卒年七十八公有勘亂才事未及訥然若
 不任者及之則喜然中節既至而叩之又若不
 任者三佐藩而三以戰功得金幣 賞然不肯
 為人言兵事其補陝西也候闕踰歲至賣衣裝
 為僦炊費乃上書乞休吏部為愧而後補之位
 者自先王父後公其壁云今像雖兩目盲而音
 了了春陽可掬

贊曰有美司馬温如其玉雖則如玉甚粟而
 樸難無求避功弗庸錄迺克忠孝信友嫻睦
 晚雖喪明猶百身贖胡以百身敦鄙薄俗
 國子司業王先生同祖字繩武崑山人也先生
 豐下長目美鬚和易坦洞不設城府二十四薦
 南宮明年始廷試改翰林院授編脩為詩清麗
 有唐人風善草隸一時才名大噪而新貴人有

同年者故為先生所輕內衙之假大察逐先生
 歸蓋十餘年置東宮官僚以編脩無司經局
 正字起故同輩皆顯重而先生猶僕僕一羸馬
 青衫僅遷國子司業時先生書刺字奇大人頗
 恠之北虜歲大入邊殺掠吏民先生上書請捐
 內帑數百萬金以間遮北荒外之虜與中國夾
 攻而不得其主名凡再上御史以非所宜言糾
 正之先生益憤憤不自得請上還宮改元創
 新文以整庶字內改元上折箠觀其志其
 疾久之卒先生雖官挫名損然負材不獲究至
 今為流輩所惜

贊曰賈生久斥召而上書三表五餌其術以
 踈豈無為漢誓歸匈奴改元似諛還宮似直
 乃爾諛耳亦逆臣子愛君冒維其極

右春坊右司直郎兼翰林院檢討張曉川公諱
 寅字仲明與其伯兄辰先後舉鄉薦而公成進
 士授高安令以憂歸服除補宜春令有政聲

召為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風裁凜然以追論
故相及其臺長忤 旨謫判高唐量移守安州
不見遷客態精心職事吏人悅之擢南文選郎
中公以直道屢躓起質有其文頗鬱然負公望
時大補官僚而相夏所登進不甚諧時望 詔
太宰更補公遂得今官公之補既雅非相夏意
而與其僚爭禮為所中罷歸公歸自壯年闔門
灌園讀書動止有矩則人且冀其復召而竟弗
召也老且疾矣春秋六十有三子孫彬彬世世

賚曰一躓而起疇為之庸再躓不起疇扼其
衝以直而始以直而終天乎人乎於我何恫
朱秋崖公純字子純長洲人其母邁家難生繫
中稍長為諸生孤苦自立既舉進士授知景州
改開州俱以廉惠幹濟稱擢南刑部員外郎進
郎中改武選再改考功俱仍南部出為江西右
叅議遷四川威茂兵備副使以平深溝諸部寇
功 賜金幣加等母喪歸道遷貴州左叅政服

除補山東尋進雲南按察使歷山東右布政使
廣東左其在廣東以封川捷再 賜金幣進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撫南贛汀漳未幾改撫浙
江兼督福建海道諸軍請一切從軍興法 詔
許之仍聽便宜行事公有文武才畧清彊峭深
惡墨吏大猾如仇讎前後所操切黃墨以下多
望風解印綬去視事日悉掃一切應酬蚤夜申
約束通海內地奸民當是時甌粵諸貴人家
於海其處者與在朝者謀務皮次公所為至

巡撫為巡視刑削其相公聞之益怒數上章

廷辨因而有侵執文語執政聞之亦不善也公
提兵平漳州同安寇撫島夷六百人移鎮定海
屢破賊餘皇又大破賊于溫槃南麂諸洋凡數
上捷僅一拜 賞而最後悉平佛郎機黑白番
船虜其首并餘衆四百餘有傳其為變者公傳
令悉誅之言官遂訾公安殺時公以移病得
予告而削職聽勘之命下矣公居恒嘆吾貧無
賄賂不任獄病痔不任獄負氣不忍詬不任獄

縱 天子不欲死我大臣且死我大臣即不死
我而二粵之人必死我我死自決之不以授人
也乃草生誌慷慨引醜以卒年僅五十有八自
公得罪後其官亦罷不設中外揺手不敢言海
禁事居數年海寇大作東南為魚爛者二十餘
年而後定識者以為不罪公海當無寇而二粵
士大夫猶囂然謂寇自朱統始

贊曰去惡不盡公不止以賊遺君公所耻搜
巢繫俘斷腰脣賞不庸勞置之死為報
飽茲餓倒埋太阿澁秋水萬曆之年振
惜哉胥江哭冤鬼

張通政公寰者字允清即篠菴公之從曾孫而
叅政穆之世嫡也父曰安甫以進士再補知祁
州年四十餘即引告乞休太宰馬端肅公賢而
請予之四品服優游里間幾大耋乃終學者稱
之曰天方先生公亦成進士知開州毋憂歸服
除補濟寧入為刑部員外郎乞休養父父終補
故官以選為通政司右叅議 九廟災自陳得

致仕遂不起公為人愷悌好樂多通縱游山水
間遇佳勝即累月忘返有具酒招之者無貴賤
輒赴談笑竟夕引接名流不憚折節筐篚之贈
欣納亡飾讓間輟以資貧乏者亦不較也為詩
及書皆以自娛適而已不自珍貴所至墻壁揮
染自滿卒年七十六吳俗為乩以下紫姑仙往
往得君詩類其生平云今像腴皙飄鬚落拓瀟
散若有所自得者

資日匠心而文若待亦匠手而書之匠口而

談匠足而游乎山之顛而水之湄其山水之
日羸而廟廊之數竒仕者以為弔詭而隱者
以為墨采其與物無忤而於道不違者耶

江西布政司右叅議陽湖王公庭長洲人也舉
進士歷南曹郎有聲出為江西按察司僉事精
勤於職然公素恬退少宦情累乞骸骨不得請
既遷叅議遂決歸公歸僅及艾與故文待詔先
生徵仲王吏部先生祿之日從事山水觴詠閒
優游自適而公尤以耿介守節不苟稱晚歲過

余少史考 卷三十五 後集 五
老頗健忘其子孝廉敬臣悉精力廢學業而顯
共養焉公得其寬終壽八十餘

贊曰成進士而不蘄榮以文行著而不希名
有子孝廉能以德承噫將使挾軒冕者望車
間而却軌騰頰舌者指園廬而吞聲者耶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涵峰公守字履約吳縣
人也其先章姓公為諸生時與其弟寵俱工私
文筆札之事而名不如弟然狀貌特備麗舉止
詳華時人咸器之成進士授南昌府推官入為

史科給事中出按秦地邊事遠為都給事中遷
光祿少卿大理寺少卿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協掌院事兼督江防歸遷右副都御史理留
儲母憂歸服除補總理河道之任不久卒公孝
友慎廉隅有幹理才與物無忤而厄於年未究
時咸惜之

贊曰公與厥仲聯鑣秣苑仲厄於溝而弗克
顯公起政術九列娑娑造之弗長究也如何
厥仲所得與公孰多

南京國子博士文三橋先生諱彭字壽承故待
詔徵明子也先生少承家學善正行草書尤工
古隸咄咄逼其父以諸生久次貢授秀水訓導
擢國子助教於南京時七十餘矣先生敦直坦
易於進退取予皆稱心而受不為飾讓人以特
詔故多優假之七十六卒

贊曰父子俱有藝文而俱不得志於科目羸
馬青衫潦倒散局然父視之若蠟而子甘之

若飴各行此是不論彼非

和州學正文文水先生諱嘉字休承彭之介弟
也其書不能如兄工而畫得待詔一體鑒賞古
蹟亦相埒以諸生久次貢授烏程訓導擢今官
老矣乃移文乞歸歸而乞書畫及請鑑別者履
相踵先生猶一一應之至困憊不支乃卒年八
十三先生不能如兄渾然天真然有分辨不苟
取

贊曰維名與壽以及技藝宦薄家貧各足於
志擬父則子視兄則弟

光祿寺丞陸弘齋先生鰲字伯載崑山人也長
身至立踈眉美鬚與人談說和藹藹然而中實
耿介舉進士嘗從王文成公游稍推魏恭簡公
於經義多所著述欲以立門戶不名一家師授
刑部主事遷光祿寺丞以疾請告得致仕歸臺
省使者尉薦無虛歲而其子不肖有穢言怒而
杖煞之為怨家所中奪職坐是不振然先生雅
食貧寄跡一書院環堵蕭然不蔽風雨澹如也
客載酒過先生輒醉醉則陶然若不知有身世
者而間一觴之五嶽方寸識者窺其微不能忘

世云以例復故官仍致仕卒年七十八

贊曰居官而蚤引恬居家而晚食貧為學而
不務立名以是終其身不知者疑其傷慈而
知者以為亡愧於大倫

陸貞山先生粲字子餘一字浚明生而朗秀長
身玉立美鬚髯自其諸生時則已為王文恪所
賞識曰是子也材非吾翰林所能有也而久之
乃舉鄉試魁其經明年會試復魁其經以進士

改翰林庶吉士凡七試皆居首當是時新貴人
 張桂長翰林先生耻為之索約諸庶吉士母得
 往見張桂衡之中於 上謂皆故相費公宏桃
 李以故當散館公仍試第一而僅得工科給事
 中先生上言請開弘文館與博聞有道之士講
 說政術開太學舉貢諸生途與進士並 王國
 及教官材者一體遷擢士母得乞遠方遠方二
 千石以上母以不及調行太僕苑馬監運母以
 下考遷又上久任使慎考察太冗官復制科四
 事皆次 易不采納故相楊公一清見朝嘆曰子白

愛真經世才也先生以是益自信論事亡所避
 主浙江試還而法司與廠衛獄互異 上右廠
 衛至為斥臺長浹先生力信其不可以是得
 上怒下詔獄杖三十尋釋之時張與桂俱繼相
 擬楊公後先生遂露章劾其奸 上為之罷二
 相一時朝廷肅然望治而 上尋入霍詹事齋
 語謂先生緣楊公指於是首 召張而楊公不
 自安更請去而先生再下詔獄以謫矣先生之

自都鎮驛丞遷永新令有善政其士民多謳謠
之而念相張數躓起不能不相中且母老上書
乞致仕歸里居凡十八年中外論薦者亡慮三
十疏而皆報罷先生以母老多戚戚為選聲色
以娛之而已不能無染指及母死悉屏去之先
生性伉爽每語意氣及不平事慷慨攘臂鬚盡
張其為文精雅有法得班氏及韓歐遺意

贊曰其貌余識之朗乎其欲仙其辨余聽之
沛乎其河懸其文余讀之後永叔而前庶幾
其志予窺之寧壁碎而不瓦完盡其言庶幾

經世之賈陸老其才將無籌邊之范韓也耶
王雅宜先生寵字履仁後字履吉吳縣人先生
與兄履約俱為邑諸生而名過之顧累試輒不
利以年資貢入太學試復不利竟死得年僅四
十先生胡胡王立饒姿制又能為雅言言不及
猥鄙詩好建安三謝及盛唐文學遷固甚似之
顧材薄于中不盡有也書始摹永興大令晚節
稍稍出已意以拙取巧婉麗適逸為時所趣幾

奪京兆價今像是二十後筆翩翩美少年而識者嘆其不永

贊曰豈弟君子溫如其玉其鄂郁郁曷不喬木曷不藏璞鄂瘁而枯玉墮而泯女所形往名弗皆淪女寔永年

袁胥臺先生袞字永之吳縣人生五齡即知書七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即馳聲場屋間又九歲而舉鄉試第一明年廷試第二甲第一

射策嘗薦居首而亟言之欲以見德先生不以

亦不往報謝以故當授宮密言於上謂諸少年浮薄非大器皆左之先生僅得刑部主事主試河南所識拔多知名士還改兵部之武選未幾而司不徹於火以先生當干陬夕逮下獄特論戍湖州則猶張意也先生既工文章精筆札而湖當山水間凡所諷誦著述傳遠近雖在戍而名益重久之赦歸起南武部主事遷職方員外郎廣西提學僉事駸駸顯矣偶意有所不可

遂拂衣有所經游名山皆為文記之先生歸而
 家橫塘据石湖之勝著書行吟豁如也卒年僅
 三十六所著文集二十卷皇明獻實二十卷吳
 中先賢傳十卷世緯及歲時記周禮直解又若
 干卷

贊曰執文沾沾以自喜兮六籍洋洋取足已
 兮經濟秩秩不吾以兮少而亨衢嗟申否兮
 寧自隱約焉骫骳兮

前浙江按察僉事皇甫少玄先生孝字子安故
 重慶守錄之子也 弟四人長曰仲即先生

叔曰沆季曰濂皆以科甲文學著聲先生成進
 士累官禮部祠祭郎中得其尚書心尚書入相
 會置東宮僚屬以先生補右春坊右司直郎
 庶翰林檢討甫上而為言路所訾外謫浮沈久
 之始以南刑部郎分臬浙東復坐計吏謫待次
 里中鬱鬱不樂病卒先生視其叔氏稍飭廉隅
 矣而自矜重負氣矻矻不肯下人故宦屢躓不
 達其卒也同舍郎蔡子木哭之曰五字沈吟詩

品絕一官憔悴世途難人頗惜之

贊曰有四玉樹挺威明庭咸阻干霄仲復先
零嗚呼宦之不達人或與之齡之不永豈人
所為

王酉室先生名穀祥字祿之長洲人美姿容性
穎敏善書畫為古文辭連擢進士改翰林庶吉
士踰月而解就甲寅得工部屯田主山漢吏部
之考功轉署文選員外郎數行郎中事先生持

選法不肯阿私尚請於新以得即意認此

合母老乞歸養而其兄故為嶺南幕官此
例格先生謫俸真定遂歸養母者幾三十年太
宰李公默雅重先生奏起之卒不應最後相國
徐公階為政以大名倅起先生即補南選部謂
旦夕且卿列先生復不應亡何膺末疾不能言
竟卒年六十七先生有書癖所抄錄古文籍至
數百千卷咸精好令人不忍觸手人以書畫求
者不肯輒應杜門却掃一室之內琳瑯金薤謚
如也今像且病矣猶煜煜然足暎帶餘子

贊曰居津要而若本朝請中無競也家廛里
而若在箕頴不敵應也再起官而再若無心
長靜也嗟嗟胡斯人而有斯病也

故太中大夫太僕寺卿東白顧公諱存仁字伯
岡舉嘉靖壬辰進士為餘姚令有聲徵拜禮科
給事中以災異上疏極論時事忤 旨廷杖六
十謫佃保安州自是往來塞外者幾三十年不
得歸隆慶元年奉 旨召用未奉擢南京通政

司叅議亡何遷順天府丞再遷大理府少卿
大僕寺卿公自流人起不二載而至九列

上恩條論時事皆可見施行又請重太僕丞選
及論馬政之弊 報許公於是聘歸丞有光草
寺志而身經理其凡書成上疏乞歸 詔許之
公為人敦謹重然諾好行義嘗致田以贍族又
益置田以資里之長賦者濟南李攀龍為文記
之素強無疾七十餘猶矍鑠拜起如壯年俄溝
疾卒訃聞 予祭葬如例

贊曰循吏於邑直臣於朝長者於鄉中為流

人垂三十年弗改厥常聞義若渴嗜善若饑
惡若探湯有傳有記附之家乘煥乎文章曰
鄉先生尸而社之為後進綱

雲南按察僉事皇甫先生沆字子循百泉其別
號也父曰重慶守錄先生兄弟四人皆有文彩
沖不得志於公車以死淳濂與先生雖得第然
其官不大顯而先生自工部郎外補不能其職
改國子博士旋起為南京吏部謫同知某州為

御史王言所補亡命得詳南州知處州
處遷雲南按察僉事大計中白簡歸處鄉德

陳御史所窘家幾破先生性和易不設城府為
詩文沾沾自喜好聲色工狎游而不能通知
外事以故數困然信心而行以文自娛於諸兄
弟中獨壽考年八十乃卒其詩五言律最工七
言次之有錢劉風調文慕稱六朝然持時失步
贊曰宦拙而窮貌短而佻其志囂囂其樂陶
陶脩辭之士而年最高者將無外為之鑒而
中不勞者耶

故南京刑部尚書景山錢公邦彥字治徵吳縣人也公生而長身玉立清勁瘦削如華亭鶴由高安令用卓異拜吏部主事歷司勳司封以至選部員外郎遂為考功郎中遷南京通政司叅議歷太常少卿再遷大理卿刑部右侍郎轉左侍郎遂轉南京刑部尚書六十餘乞休壽九十臺使者以故事請天子為之賜綵幣羊酒俾撫按臣存問仍續廩給扶蓋及門而公不待

矣公生平脩真詳庵居無五畝之田不置食甘寢以至於終奄然若蟬蛻矣言行纖巨動見模楷為薦紳先生祭酒者垂三十年海內豔言之公卒之歲東萊有郭大司馬宗臯者九十亦卒

贊曰吳多鉅寮八座繩繩至於壽考我公獨羸巋然靈光進止儀刑帝所顯褒世所豔稱坵郭南錢俱為列星

沈江村公啓字子由吳江人舉鄉薦七上春官

始第授南京工部主事以具上供樓船及修
 陵寢事為其尚書所知考績改刑部進員外郎
 郎中察能出知紹興府請於臺平其屬邑會稽
 蕭山新昌賦其人德之時朱中丞純嚴舶禁而
 郡要路薦紳為恐唱間阻且持美遷啖公以公
 能得中丞驩而解之公不聽遂銜公刺骨而公
 遷湖廣按察副使公方佐其中丞張公岳破黑
 苗寨以功狀聞而紹興之間行公罷而朱公
 山以著述自娛耳目聰明飲啖步履如少年久
 之卒年七十八子孫多顯者公所著有家居稿
 南址稿西臺稿越吟稿楚吟稿鷄巢嶺稿南廠
 志牧越議畧吳江水利考杜律七言註晴窓便
 覽若干卷

贊曰弗用之全乃全其天雖齎於官乃豐其
 年

四川右布政使兩泉陳公諱鏊字子蕪吳縣人
 舉進士為工部虞衡司主事累遷都水司郎官

擢四川按察僉事提督學校轉湖廣右叅議何
 南按察副使以御史孫昭論調歸里中積數載
 起家補雲南遷四川右叅政遂為其省按察使
 以至右布政使一旦移疾致其事歸又數載乃
 卒年七十其政術具余所撰傳中公為人坦洞
 不設城府寬然長者而中甚耿介其始自工部
 摧江陵稅再起婆娑滇蜀皆天下饒地而晚不
 能具中人產構一堂廣廣衰尋文而扁之曰已
 見其日蜀歸也余迎謂之曰分若公且月

何渠厭紫微事也公顧笑曰吾見夫徒棧水
 之險遠也不欲以一棺累妻子耳蓋天下方以
 歸高公公殊不屑也公善八法精行草壁窠怪
 偉道麗而其於榜署書尤妙所撰詩文亦洒洒
 顧不肯注思曰使吾以是見役何異拮据案牘
 乎輕刀短屐獨游山水間客召之飲即飲飲少
 即隗俄坐睡不復問孰主也其任真類是
 贊曰行不脂轄止不樹垣匠心條暢與時盤
 桓出入畏途其天乃完眾皆囂囂我獨恬然

逃名近名一切舍旃我儀古人清和之間
瞿文懿公景淳字師道別號昆湖常熟人少工
制科業有聲而又困諸生間既得薦遂為會試
第一人己廷試復第二人天下學士大夫翕然
稱之以比於王濟之唐應德而公夷然弗屑也
有所撰隨請輒應不復塗竄取辭達而已公貌
眇小體若不勝衣而氣端勁與貴幸大臣語侃
侃亡少屈尤慎舉止嚴取予而不欲有其名與
後輩談平易温直令人宛然想見成化弘治之

際公自編脩進侍讀左春坊左諭德侍讀學士
以至遷太常卿掌南國子祭酒為南吏部右侍
郎禮部左侍郎兼學士中間再分試禮部一主
武舉及應天試知制誥總校大典諸文學重
事無弗與者而至遷拜則往往遜其儕其始以
忤宰相故最後其鄉人與門生相繼秉國公詹
然自如也以病請告卒年六十三贈禮部尚書
始公以甲辰舉而前舉甲辰第一者儲公瓊與
公官位年望畧同其謚亦同

贊曰公貌温温其言便便其履坦坦而學淵淵鵲起魏科鸞栖木天視若固有其中坦焉及乎棲遲亦遂泊然不琢不雕大化以全

陸五湖先生師道字子傳長洲人踰冠舉鄉試又七年始成進士故太傅李文康公時閱所射策而賞異之曰此董晁間人也而書又得鍾王法取以為第一天子偶有所軒輊抑置次甲除工部都水主事久之改儀部入直內閣制

策當是時人以為青華格而先生意不欲將位請告歸養母者十四年母喪以孝聞

交薦之不起尋病瘵又數年始起為祠部主事召署祠部郎中就遷尚寶司少卿嘗一使秦邸還署司事病益甚復請告歸又六年而卒年六十四先生長身玉立美鬚眉仕宦垂四十年立朝不滿一考其請告之日杜門讀書為文章及書畫皆入能品慕文待詔徵仲行能獨折節師事縱游湖山間不輕入公府意泊如也少嘗受經王祿之俱仕非久即高卧天下俱以為

威鳳儀鴻而公晚出不能有所為人用以是相
軒輕則不然祿之病公亦病也祿之病弱弱故
不肯出公病痲痲乃心暫悶不甚了了以是強
出不然公豈齷齪嚇腐鼠者哉公所著書文集
并續別集左史子漢鑄數百十卷藏於家

贊曰女嬃美兮重之以修能佩桂楸兮又襲
之以杜蘅飄獨立兮巖之阿姿絕代兮將柰
何橫天且兮伏脩坂君不顧兮日將晚舒予
足兮就康衢方馳騁兮復次且未路薄兮之
秋毫歸來歸來兮不可以久叨

彭隆池先生年字孔嘉吳人以文行舉為郡諸
生尋謝病免得壽六十二以卒其事行詳予所
撰志中先生博學於載籍多所通曉顧自醫長
恂恂退讓君子也口不挂人臧否以故足跡不
能出百里外天下信其為長者書初法晉人已
為楷其小者信本大者清臣行草則子瞻予與
先生善今像最逼真

贊曰子之文章爾雅周詳其為人也子直易

良酒德温然非幾盡忘不為城府誰窺女塘
不為荆棘誰虞女傷是以吳趨畏壘之鄉

俞先生諱允文崑山人少為諸生以布衣卒年
六十七事行見余所為志中先生善病不能棄
其家遠出以故雖食貧而能保其志老而名轉
高詩善五言古選氣調殊不卑所乏精思耳歌
行絕句如披沙揀金徃徃見寶小文之有韻者
佳尺牘亦不落夾正書古而饒小法以置唐人

中未可辨行筆自來襄陽由爾姚益更過之安
音弗及也今像乃黃彪所寫戴貂帽披

眉飄鬚神仙中人也

贊曰其貌哲兮而古其處僻兮而古其行質
兮而古其文則兮而古其書勁且澤兮而古
古之人古之人生何幸兮偕予親中道睽兮
長苦幸托余志兮以弗泯

嚴文靖公訥字敏卿常熟人舉進士為古林院
庶吉士授編脩滿九載進侍讀超拜學士尋進
太常寺卿兼學士再進禮部左侍郎改吏部進

禮部尚書改吏部前後兼學士如故加太子太
保進 武英殿大學士亡何以病予告歸公少
通賴工秬文善書嘗一主應天鄉試及會試以
撰玄文當 上旨得驟貴重所 賜有繡麒麟
蟒服它賞亦稱是而性畏慎每 上一命下皇
恐跼踏無所容在吏部時而徐文貞公階當國
益自勵為清公苞苴不行然銓務多文選即陸
光祖主之拱手而已既歸病良久則父封公與
母夫人尚無恙其家慶與李文定公春方相望
於江南地而公之為恭謹益甚雖少年書
之講釣禮所賚予寬貸其聲多在閭井畝間
積二十年而後卒壽七十四其卒也咸嗟惜之
訃聞官給葬祭賻贈少保

贊曰德於朝淺未竟也德於鄉終有慶也折
節為恭久而自然口絕雌黃腰若杯棬是非
公卿之盛節而未俗之所艱也耶

布衣陸包山先生治字叔平吳人也事行詳予
所撰傳中先生生而磊落負文采有姿制為故

太傅王文恪公所識異遊祝文二先生門其於
丹青之學務出其胷中竒以與古人角一時好
稱之幾與文先生埒先生個儻嗜義愛慕學士
賢豪若渴富家兒齎重資踵門謝弗納也家支
硯旁有山水之勝藝菊數百本五色相鮮佳客
至輒解衣伏雌斗酒彌日夜不倦有腴田數頃
忽盡棄之構祠以祀其先祖而依焉後老病卒
年八十一余嘗泛太湖陟西洞庭先生携一樸
以隨其家不知也歸而悉脫其勝以貽余子諱不足以當余畫又嘗用女二赤宋時細
桃源圖見貽余至今愧其意焉先生久次諸生
且病御史賢之而俾以貢名若當辟者先生遂
却衿裾御也

贊曰身不越井重一世兮邇者服節遠者藝
兮曰藝斯淺深乃志兮九九之夢斯徵歲兮
所迫身後余為之識兮

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袁安節
公洪愈字抑之吳縣人也嘗舉鄉薦第一遂成

進士授中書舍人拜禮科給事中出為福建按察僉事兵備建寧遷河南布政司右叅議轉山東按察副使提調學校湖廣右叅政入南京為太僕寺少卿太僕光祿太常卿乞致仕歸久之始起故官進工部右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禮部尚書以考績入朝改吏部蓋自少卿而後凡入徙終始不離南京抵家上書乞休許之特加太子少保尋續廩給扶不久而捐館矣春秋

十有四公生而清介質直孝友也餘年以三

品里居垂二十年容膝之廬不增一椽得月資輒與諸兄飲食共之南畝無所拓出入徙步或泛小舸從一奚僮而已為給事日嘗糺銓司翰林各一人翰林權相入幕客也銓即方握秉而又能得權相意公極論其姦私又他語多摘太宰幸上知之為之逮銓即斥翰林而公且抗疏直言權相誤國狀疏成垂上而建寧之命下矣其在南臺又能明御史之直言即忤公旨

不顧他條奏皆鑿鑿可行所蒞多去思第公居
 之澹然未嘗示人以德色晚節名轉重士林望
 之以為麒麟鳳凰云公素強無疾得小疾遂逝
 若蛻者今年春忽畫一像寄余俾贊之余贊之
 以復公僅半月而公卒余乃復從其子都事一
 鶚別摹其小者而復為之贊之嗚呼余昔之贊
 公公生也而今乃忍贊公死也

贊曰踈眉方瞳秀下而豐踰七十而有少容

效薄無頤莫皆是宗而一旦崇之豈造物於
 不容雖然天子葬之士林崇之為名臣於

萬曆為完人於嘉隆高朗顯融令始令終於
 嗟乎袁公

袁公字伯魯江人也登嘉靖丁未會試移病歸卒於家始定對賜出身陞翰林院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再遷至左給事

聖平袁公

萬曆帝定入林森劉高陶驥驎今故令然於

舟州史料後集卷之二十六

瑯琊王世貞纂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吳中徃哲像贊四

徐魯菴先生師曾字伯魯吳江人也登嘉靖丁

未會試移疾歸至癸丑始廷對賜出身改

翰林院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再遷至左給事

中有所建白皆鑿上可施行者而是時上春

秋高所任大相把持言路君念母老身不任謹

而又不忍嘿嘿乃移疾歸歸之日即獨身眺之
城外別墅歲時伏臘還謁家廟一見妻子而已
覃思著述皆翼經而證史頗及時務亦喜作詩
工取達意天官累檄之出不應最後徑補故官
力辭卒年六十四有司祀之學宮

贊曰吾聞之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去以
全志亦以全厥身而永終譽又聞之人有不
可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嗟嗟先生乃竟不為

卒以全歸耶

故少司寇贈御史大夫雨亭陳公諱璣字廷祚
常熟人為諸生舉於公車有雋朗之目以進士
授永豐令節惠慈民其下稱之嘗從故聶貞襄
公羅文恭公游而所得於文恭者尤邃徵為刑
科給事中再遷左給事中巡察京營前後上
軍事甚練為故相徐文貞公所重時文選郎墨
等上諱言棄臣杖之朝堂六十謫為民公葛
巾野服奉其父縱游山水間若不為官者隆慶

初首拜吏部左給事中言事益激切徐公益重
 之俱見施行而亞相高公猥而數軋徐公彈射
 之不避後徐公歸高公得志而公已為太常少
 卿矣竟見中以考功法當外謫公仍故服奉父
 游如初凡十五年而始補會稽丞遷漳郡再遷
 南儀部主事俱未上進郎中公始一出超進南
 通政司叅議復召為太常少卿改右通政轉左
 為南京太常寺卿入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遷
 刑部右侍郎轉左以廉潔其佐法曹擢執不撓

稜稜若不可犯者杯酒談笑春温藹然及有所
 不可義形於色百折不為挫真備人哉

贊曰直而温温而栗介於石不終日表裏如
 一終始亦如一

黃質山先生者諱姬水字淳甫父曰五嶽山人
 省曾以博學工古文辭著聲先生生而穎異試
 公車業不利棄去刻精為詩五言古律皆深入
 唐人之奧文亦峭勁其大不能如其父然有美

愛可傳者生而嗜古負遺世之癖不與俗諧其
辨識書畫器物稱賞鑒家顧多謝客客至而雅
者始見延然不能具五簋而酒茗脯炙必精旨
雅語竟日不倦卒年六十六今像谿刻寒苦古
狷者流也

贊曰文不取時行不取俗一心為工諧已成
獨何以徵之形骸土木

故太僕寺丞直文淵制敕歸震川先生諱有光
字熙甫崑山人也生而美風儀性淵沈於書

所不諱而尤遠經術長於制科之業自其為諸
生則已有名及門之屢恒滿而先生方以义次
膺貢尋舉應天省試第二人故相張文毅公治
時主試得先生文而奇之大以國士相許然至
公車輒報罷行年六十而始登第又不得館選
出令湖之長興踰三載僅遷判順德府高新鄭
其座主也以大相秉銓憐先生屈拔為太僕丞
尋以太僕入司制勅氣稍發舒而浙之臺使復
苛擣之先生方屬疾鬱鬱不樂遂卒先生於古

文辭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
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
然當名家矣其晚達而終不得意尤為識者所
惜云

贊曰風行水上渙為文章當其風止與水相
忘剪綴帖括藻粉舖張江左以還極於陳梁
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

應天府丞王華松君諱執禮循伯先生之孫也
少孤貧力學從歸有光先生受易為諸生久之
舉鄉薦又久之成進士授建寧司理入為南

刑部主事召改址以母老乞終養歸母服除補
儀制主事署負外郎改尚寶丞擢南光祿少卿
轉大理丞考最抵家道進應天府丞蓋終始不
離南者三載餘而竟以病不赴卒年七十公任
司理有聲實而不蘄合上官故得中遷無愠色
其改而北也座主時據上宰騰綽匪遙而太夫
人且八十君嘆曰柰何以一官而易我一日養
哉既為郎久次不遷意泊如也君未嘗一日廢

書不觀能文章曉醫術孝廉之聲蔚如矣

贊曰鄉俗日漓取資吻脣生七十年弗汨其
真士習日猥巧攘競先歷六七政弗利其天
了不異人人自無之曷不百身吁嗟君兮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兵部左侍郎瀛峰張公
諱任字希尹嘉定人少工公車業二十舉鄉薦
又四年成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出督造清
江漕艘以勤能稱遷署虞衡司員外郎治武

甲仗與侯鸞許見中請判大名遷同知嘉興
才高頗拔忤鸞者遂以公知袁州袁其鄉郡也

公首懲其積橫舍人子以母憂歸朕除補嚴州
進山東按察副使貴州叅政念其父老病上書
乞休不待 報發太宰賢之為轉陝西憲使以
便歸省而父不待矣服除徘徊久之乃出補雲
南即調河南轉浙江右布政使再轉山西公所
至以清淨簡約持法無害不蘄赫赫上下安之
在山西久而不遷會故人有推轂者遂以副都
御史撫廣西時廣寇大披猖公與總督合討之

而公由西道進擣其巢穴屢破賊積級至萬級
 鹵獲男女牛羊器械稱是 天子大悅下司馬
 論功而公以病欲卒矣遂以所當遷左侍郎為
 贈 予祭葬錄一子入胄監公卒之年五十有
 七予少於公二歲而與公同第相善居恒謂公
 垂老矣而不失赤子心貴至列卿不改布素節
 歷夷險百端不奪處女行富可埒邑封不增白
 屋飾家眾千指寂如無人者友人殷都以為知
 言

贊曰嗟若有德衣若不勝不為物先不受惡
 憎歷宦無害卒告武成仁者之勇廉者之能
 袁吳門先生尊尼初字仲後字魯望胥臺先生
 子也弱冠舉鄉試又二十餘年而成進士授刑
 部主事乞南得儀部改南吏部之考功進郎中
 擢山東提學副使傳巡撫者有所憾於先生論
 當調時大計吏省臺為格不下而先生已離境
 矣遂乞致仕歸先生性和易坦亮不設城府好
 酒至窮日夜而人事亦不廢讀書強記於詩喜

眉山於文喜潛溪務以詳贍為則其在刑部時
 故高相拱受知於胥臺先生而拔先生會試實
 高等數托具玄草先生心惡之遂力乞南而最
 後擢先生亦高握銓事也先生素以和易得鄉
 里聲晚節忽多躁恚盖未幾卒年僅五十有二
 所著詩文若于卷今像秀眉目而面皆酒紅鼻
 鼻

贊曰咄咄袁仲生宏亮中不它贍詳嗣潔峻

與父各成家混俗不顯名德酒適天和二十
 應公車高第四十餘五十紆金紫忽復因

病悶若空中華所得能幾何是以蓬蒿士脩

言謔匪誣

南京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觀海顧
 公章志字行之父曰濟以刑科給事中蚤卒公
 成進士授行人遷其司副以至正轉刑部湖廣
 司郎中引疾歸疾已補故官出守饒州進湖廣
 按察副使乞歸養母母卒服除起補廣西入賀
 萬壽道遷貴州右叅政俄進廣西按察使乞休

以右叅政歸用薦者起山東按察使入為南京
光祿寺卿尋代余為應天尹以至今官卒年六
十四公為人孝友忠信潔廉溫直母論不以顯
貴加於人即終身不示賢智色所居官之日少
然徃徃有聲實而其守饒則惠利之政人至於
今誦之不衰尹應天節省諸邑供費爬剔宿蠹
為之一洗佐兵部屬其長缺多署部篆采郎倪
凍議上之朝歲減官船三百餘艘裁費以十萬
計而長年不至破家今已定著察令公之卒也
留都諸軍肖像而祀之以歲時致禱有子經
今為翰林檢討云余起家復代公兵部出處之
跡時亦相埒而毀譽遠邈矣

贊曰骨清而神癯貌和而辭雅名不入先實
不人下宦不過循吏而稱不過長者抑公西
華有云政惟弟子不能學也

張起潛君者諱振之吾州人也字仲起少於余
二歲後十二年與余弟懋偕舉己未進士授處
州府推官入為監察御史督通州倉務移疾歸

大察中忌者謫臨清州判官遷廣信府通判遂
為其府同知遷南京兵部員外郎轉文選郎中
出知吉安府乞致仕不待報歸坐斥為民起知
杭州府進按察副使飭溫處兵得疾乞休卒君
為人忠信廉潔既成進士與講學者游抱大人
志居官所歷皆有聲實而其在吉安尤以精勤
恤單赤銳意興除愛禮賢士大夫其保振屬吏
不啻乳哺子而疾貪苛若仇讐嘗按舉一令為
有力者所持不能快遂決意歸其斥也至血賈為
所中傷云君歸而其士民思之若父母至為福
生祀之用是得再起杭杭俗凋劫猥駟如吉安
而衝欲過之君益思所以稱塞者而精力已小
不追矣既病益自強奔走道路以至歿死而稱
勤事非偶然也居鄉尤能折節為長者里中豪
犯之亦不校州師生上其行祀於學宮
贊曰後吾而生先吾而死吾不忍其泯泯以
標其長者行而循吏績以俟夫信史
河南提學副使王和石君者諱鼎爵字家馭太

倉州人今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元馭之弟
君生而冲夷澹泊與人交周詳有情誼少依其
兄從師受經術善自刻厲工文辭會試為第五
人廷試亦高第授刑部主事調禮部移病歸病
良已累遷至主客郎中而元馭為禮部侍郎君
以嫌請南得驗封郎中久之擢今官視河南學
政時元馭秉節抗權相以歸有女仙去君於家
廷議論微有不同而媚權相者故疏伸君以抑
元馭君不自得竟拂衣歸歸僅踰歲復起用而
君之尊父病矣與元馭不解帶而晝夜奉湯藥
以至終時人稱之服除君亦病不治卒時余弟
敬美亦告歸海內有稱二王者則君兄弟而又
有稱四王者則濫及余余實不能當也然余弟
與君相繼卒而余兩人者尚無恙也嗚呼其亦
可悲也已

贊曰朝有良宰是曰元方孝友明信節行文
章疇其嬾之君實鴈行握蘭建禮秉鐸大邦
有所不可棄之若亡國寶家琛造物所妨君

與余仲後先凋喪使余二人踽踽涼涼終天之痛敢詛巫陽

驃騎將軍中軍都督僉事鎮守浙江總兵官楊公諱尚英字時俊其先九江之德化人以功得千戶調鎮海衛公生而有膂力猿臂善射及長長七尺餘虬鬚燕頤顧盼若神踰冠嗣父職屬倭亂海上公起行間水陸大小數十戰多有功積級累數千其官自署指揮僉事實為指揮使都指揮同知以至都督其職自把總副可參將於通泰於鹽城於蘇松副總兵於浙直總兵於浙其階自昭勇明威以至驃騎將軍其罷也擬以雲中副帥 召不果感末疾鬱鬱以卒卒年僅五十一公有膽決饒權畧撫部曲以恩信故去而多思之歸躬大第治園池握槊命詩鑿鼓之聲不絕行金若流水不五載產盡挫其歿也至無以為歛余兄弟與之善為經紀之令像燁然猶若生也

贊曰吳子文弱武則不競公賈其勇以與倭

金州史稿 卷二十六 後集 十一
競勇其鯨鯢颯止濤靖在師中吉王三錫命
良弓就弣高鳥猶偵牖下之辭夫豈非幸

瑯琊先德贊 三子附

不肖貞既獲購鄉賢大夫士之像而贊之矣於
先德乃泯泯焉則何所遺罪乃復摹集成冊自
先大王父贈司馬公始至亡弟太常少卿敬美
不揆愚陋竊效推測之知僭為之贊而叙之夫
寬博恬恬不顯其積去町削畦以貽後人則贈

公之行也仕不媚上善不近名以拙養和歲計
有餘則工部公之行也吏治赫赫去後見思大

度深仁與物同體則司馬公之行也虛心實腹
動止自矩殉國愛民知無不為御史大夫公之
行也宦薄自解垂橐蕭然坦外夷中戲不詭道
則黃坡令公之行也進退取予灼有定見嚴冷
簡重居然前輩則學憲公之行也秀發端疑周
詳淹理文彩絕世行復皦然此太常弟之行也
雖名壽未躋乎睢陵勳位少遜乎始興而裔出
仁里生當休代格量弘濟行術純潔皆存則為

儀歿而可社陰德流衍子孫代食者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寧有觀此而不肅然恭躍然慕者乎儀部光州運使附馬差亦不忝

封知縣累贈南京兵部右侍郎先大王父夷菴公諱 字尚殷少讀書修行不樂仕進忠信肫切與物無迕家大人嘗語不肖公有田三千畝歲收不能盈一困里中有丐者借貸者以其時至則令從佃人所取資故也而又嗜酒好客每晨起坐於門里中兒過之小堪坐談者輒呼入而酒之酌而至暮乃散去不復問姓名也

人間謂曰生計日薄柰何公笑指少子曰此釵花金帶人也謂長子僅釵花銀帶人耳或可望金我何憂貧少子者王父司馬公也長子則工部公五品而以老遇 詔恩賜爵一級得橫金蓋公嘗遺胡僧受相書一卷遂得其妙云然不輕為人相

贊曰有產而不營有術而不以名可仕而不求榮不知者以為天之長物而知者以為救

不新成其水之濫而木之萌也耶

先伯祖易軒公者諱僑字德高成化乙未進士授江西武寧令外艱歸服除補山東曹令前後九載始入為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內艱歸服除補故官久之進都水員外郎復為營繕郎中授奉政大夫以老疾致仕用兩宮尊號恩進階四品卒年七十有四公為人誠直詳謹悃悞無華凡兩為令俱有及民之政而不善事上官取聲譽其在郎署亦淹久成進士者二十七而不登方面晚而僅有金緋以為林下飾音如也與先大父司馬公昆弟大父事之甚莊

贊曰褐其服蘧其貌不以為田父則亦鄉三老乃儒而真乃吏而循課績不後人而官次不先人噫嘻公於名實所謂居其主而盡却其賓者耶

嗚呼此我王大父少司馬質菴公之像也貞不能及公而以歲時展謁公像蓋凜然悚然已又戚然孺慕也工摹而小之僅志大都耳小子何

敢述焉有王文恪喬莊簡諸公之碑志在公諱
倬字用檢別號質菴自分水徙而崑山為邑弟
子已割崑山之支鄉為太倉州遂為州人舉進
士授山陰令甫七月父憂歸政聲赫然冠八邑
邑人祠之服除補餘干以計破信豐大盜復持
冊喪憂歸補蘭谿其所著循吏聲大較如山陰
其人祠亦如之入為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以
謇直明幹聞嘗偕其寮劾汙選郎有中貴人及
尚書方面大僚之不職者俱報可進貴州兵備
副使時新中米魯禡公柔而緩之以

大悅服例革歸補瓊崖兵備崖州千家村黎叛
公當用兵數移師期以怠賊忽率兵擣之遂盡
破平其巢奏立千戶所黎遂戢郡人專祠祀之
亡何進廣西按察使遂進廣東右布政使破誅
臨賀砦酋活其從遷四川左布政使察錢穀出
納稽故弊洗之時大盜藍馱勢張甚且逼省有
議焚鄆民居以遠賊者公曰是非能遠賊乃張
賊也令洞開諸城門嚴兵以待之賊聞不敢逼

彭公為總帥檄州邑課私馬從軍以萬計公匿
弗下而令各鄉落馬入城避賊其緩而遺馬賊
者死馬既入而後課之數具足又檄司以明日
日中餉熟糧四千石於軍公督市戶分道抵軍
日未直春數溢矣彭公竒而稱之拜右副都御
史撫順天屬邑大饑公請通倉米拾萬石賑之
未至先給軍官俸兩月直而所在買奉米以賑
米至民不饑所全活以萬計東虜入寇公會兵
討之屯馬蘭峪乃策曰賊詞我西必以東擄我
虜矣為三覆以待賊果潰東墻入伏發斬獲
當悉徼其被鹵男婦歸久之進南京兵部右侍
郎公老矣後先凡十餘疏始得請給驛還里且
命有司歲時存問蓋異數也卒年七十五公孝
友天性好施予豁達大度家產不能及中豪而
割其田千畝為義莊以贍族所居官廡而不務
皦皦名凡三令巖邑其民之思之雖桐鄉密縣
不過也吳人至今稱公比於范文公云吾族兄
世芳嘗謂吾不能悉稱公其藹然天地生物心

即目中無兩也公輕眉禿髮秀目細而長矍然
若不任衣者

贊曰昔我元公濫觴於王始興濬之長淮湯
湯厥流千里寢微忽昌萬生府君佩德不忘
三令劇邑咸樹之棠仁則祥麟直為神羊雙
轅欲耳驟驪夷荒心不泉易操偕鬢霜叱馭
邛嶮不為子陽又若營平白首籌羗晚而脩
然為政於鄉若毫若倪我裘我糧是咏是歌

小異庚桑四侯序分獨居春陽五福所膺富
則小爽凡我子孫食胙曷量振振繩繩以章

不慶府君之像如嶽斯蒼府君之流復與淮
長

黃陂令任齋公憬者為諸生舉於鄉久不利公
車謁吏部選人得黃陂令政事清簡其吏民愛
而稱之滿三載以入覲畢事忽嘆曰使我束帶
而見督郵孰與衣輕裕躡不借使蒼頭携一鴟
夷從而臥馬鞍山足也請於吏部得致仕歸公
為人好酒色六博不脩威儀而孝友忠信內行

淳備任真推物喜施與甚有鄉曲間聲未六十而卒有子世仁以貲即累官通判温州府類其

父

賈曰仕不蘄顯聊以染指產不營富取於足已善不近名冥冥而已酒色六博它人為累公行三昧以是游戲君子稱之達士之致

先世父布政司都事公諱愔字民服別號靜菴先司馬公之長嫡也少以貲入太學其侍奉之

日最長性謹愿無他好獨好授新聲童子使具物無為優戲晝夜翫之無厭又好構葺屋

鑿池多蒔花木以至挫產弗顧也不食酒然飲

客恒至移旦夕居恒謂客不恨我不得作一日

相公相公不得一日作我曾次坦洞無城府豁

如也即有讐隙者見其急難惻然思拯之矣卒

之年七十有八有子四人長詹事主簿其德志

行與父殊而少子世望有父風

賈曰少而有游閑公子之樂與名好色與聲

任性達生與物無營不起怨憎噫此所以壽

考令終無騫無傾也耶

嗚呼此我考御史大夫贈大司馬思質公之像也公長身美姿秀眉目目光炯炯射人貌之僅得十六耳貌而小之僅得十四耳小子何敢述焉有少師李公春芳申公時行御史大夫王公廷少傅許公國按察使李公攀龍之志傳在為穩槩紀其畧如左公諱好字民應少而失質庵公也因自號思質見志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

選補江西道監察御史

皇太子將出閣公

三事其一崇師傅一遴

宮寮而最後則以

擇六局丞郎為言獨詳於正德之亂政而自青宮者又劾罷緹帥中貴人出按湖廣糾吏必青綬而上雪冤滯振綱紀悍璫不敢挾重為虐尋按順天府治畧如湖廣而嘉寬大虜寇古址口公策邊必潰驟上書言狀而以通州要害身據之天子首得公疏以備虜事責大司馬大司馬皇恐謝罪而偵公方擐甲却敵睥睨間遂擢公右僉都御史治軍餉亦隨調亡乏公乃上

疏請城京師郭及通州張家灣又請毋益大營
伍而增寘總督調邊土兵以拱衛 都陵俱報
可又之移撫山東會島寇大起改提督軍務巡
視浙江及福興漳泉諸郡尋以重之改巡視為
巡撫公乃選良將募卒製艘礪刃以必盡敵而
後已嘗搗賊於橫與已徼賊大洋皆破之已又
大破賊松江郭解其圍公前後婁出奇制捷慕
府上功次不張大以故僅婁得中賞而小不利
即引咎亡蔽匿且不它諉 天子終以公為忠

再問相嵩不對時北虜寇雲中急 手勅吏部

進公右副都御史銜撫之蓋用內閣大臣例也
公發而浙吏民數萬人擁車哭竟日不得發至
雲中疏請內帑金十餘萬以賑手自稽察度支
即不獲牟合諸鎮破虜斬首過當進兵部右侍
郎兼右僉都御史遂轉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
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是冬拒虜却之進右都御
史 賜金幣蔭一子世襲千戶自是稍與相嵩
郗矣初大司馬楊公博雅知公諸所斥陟邊將

亡不取公意相嵩屈其賄而公又時時與客嘆
嵩橫且敗柰國事何相嵩聞而益恨之次骨明
年以虜入灣河奪一官其又明年却虜始復之
自是所報功俱見抑所賞不過金幣而練兵之
議起矣始公以土著兵必不能抗虜名為美而
實耗 縣官廩相嵩謂公調兵為挾虜糜國
上亦不能無疑公謀虜且大入上疏言之不報
而虜果入既事定御史承風旨論公病不任事
遂逮公而公它將破遼左虜斬首至八百級亦
不報而公遂不免最後不肖貞言狀特 賜
雪復官嗚呼竟何及也公為人孝誠愷悌內行
淳備寬仁喜施意豁如也與人交不為城府識
士善任所委爭願為死讀書過目成誦為文有
骨力尤長奏牘少師徐公階讀而善之以為諸
葛武侯陸敬輿之流也居官潔廩謹出納雖相
嵩忌之甚風給事御史伺其隱卒不得
贊曰司馬之才疇介而嫡丁卯同生少乃岐
疑義方之誨王母是職長而文就駿發五色

以儉成施用德為力義質禮行高明柔克愷
 悌君子邦之司直白簡崢嶸中璫辟易清霜
 九夏雄風七直燕市埋輪左馮堅壁清笳夕
 奏狂胡削跡惟帝所憑師中三錫飛粟用
 盈伏芻山積士飽思奮馬亦騰歷袞衣東土
 曾不暖席閩越之間島夷克斥草創軍府蓋
 我石畫奔命東西劇心夙夕連城數十手
 擘聖組練三萬餘皇五百翕若一身臂指
 息鯨鯢血波烽燧少息帝省雲中移屯

國捷書書報 天顏宵憚開府於檀燕謂

食遂長中臺載領西掖鎖鑰之寄迫若加膠
 挾纊溫綸兼金大帛思媚一人損體靡恤
 焉能剥民養君蠱賊甘言醜毒頰氣矜戟
 張網彌天以縱鷙擊功大不賞譴微輒摘
 天高聽卑誰為察識岳既邁秦于亦中石炎
 炎鑠金耿耿化碧翔陽麗霄幽部亦晰遺孤
 藐然伏闕披臆帝曰吁哉洗爾丹籍太
 宰司馬函書乃績獲具威儀以歸窀穸嗟嗟

造物有豐有嗇嗇者位壽豐者名德府君之
德流而不溢以潤子孫食報無斁食之無斁
痛亦靡極再拜遺像汎瀾鬱塞

提學副使願齋王公世芳余從兄也十八舉鄉
試又十六年而始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其婦父
毛文簡公時官大宗伯天下推以為長者而公
避其重乞南得禮部累遷吏部郎中出知贛州
府以清簡為政吏民化之時詹事南海霍公韜
貴幸甚道經贛州公待之無加禮霍公既素耳

公名心重之以語太宰方公獻天遷其省
副使提督學校公公廉不發私書而所汰斥隲
於進者以故頗不得其士心而不能有所訾於
公會人主用輔臣言改先師像為木主殺其
禮公獨援之不肯下總督錢如京言之調江西
兵備副使公遂拂衣歸不肯赴得旨下江西
獄具坐閒住後以詔恩復官竟不起卒年六
十一公長身豐頤秀眉目食無數人能於士大
夫間持前輩節侃侃如也江南守令勢日重所

部毋論貴賤趨事恐後公畧行其意自若然莫有睚眦之者而慰薦亦少矣

贊曰避貴若浼望乃歸偃蹇朝執官不衰持經崇聖抗帝威引分自高世趨卑一斥不復勢所宜

先兄温州倅前川先生故黃陂府君子也諱世仁字君美生而孝友忠厚與人交尤坦易胸中無柴棘少以例補國子生四十謁選得分宜丞

遷江西布政司都事轉福建都司斷事超通判

為俠游家稍稍挫既入官即自懲飾先大司馬雖季父行與同生甚相得所居官皆得司馬公力既公為權奸所中君日悲思哭泣無度遂邁疾以卒年僅五十有四今像不甚肖當是沒後所寫者

贊曰愿而文坦以有容性不習吏於宦乃通其末俗之長者而訾郎之雄乎宦之通由司馬公生而同死而同是曰始終



吾弟南京太常少卿敬美者諱世懋別號麟州
又號損齋或曰墻東生二十四成進士以家難
歸卧者幾十年召補南儀部主事轉北儀部員
外郎歸守母喪服除補祠部改尚寶丞出為江
西右叅議轉按察副使改督陝西學事移疾乞
歸起督浙江學不應再起督福建學遷其省左
叅政入為今官病復請告歸卒年五十三吾弟
生而白皙及長美風神眉目如畫性明賴以經
術稱諸生間尋益讀先秦東西二京語而專精
古文辭餘事乃及筆札李于鱗稱而高之
書予不憂阿奴火攻耶蓋機雲二蘇之目所
矣孝友天至篤倫理晚途尤惜名檢庭闈之內
肅如也前後居官必著聲實為上下所愛重其
於閩學標水鑑矣然竟以勞瘁棘中感噎疾遂
不起敬美志大雅已得文章名不欲居之窮探
六籍傍及二氏有所綜覈裁訂彬彬成一家言
其於吏道尤精識治體工物情使其不死何可
量哉死之日海內紳衿靡不有蘭摧玉折之嘆

若不法則有慟而呼祝余而已嗟乎余長於敬
美十年齒髮禿落尚不死而使敬美前死也余
生平姓名在人齒頰間數起躓以等濫八座弟
於中正之品考功之令微矣而不獲正九列人
耶天耶余故不忍贊敬美像又烏能不贊敬美
像也

贊曰三補吏而三師帥諸生歷署外中厥銜
若水有瑜無瑕矚然其名其所收乎人者乃

大倫於若兄品登三而不足褒數五而僅八
有志不遂中道殞殂其所得於天者乃不汝

兄如天所予奪吾不能哲而不能不汝惜人
所月旦吾不能知而不能不汝悲非汝之像
何以寬我思觀汝之像使我淚若縷縻嗚呼
貌而笥焉時一展之

故禮部儀制司主事君任用者余五服外孫也
長於余二十五年而同薦於公車君既久試不
利然益治經術工屬文遂為禮部第二人初授
太常博士遷禮部儀制司主事奉使歸倭寇猝

全川史料 卷三十一 後集 七
圍城君佐其令晝夜行脾睨間寇退而有間令
於御史者君冒暑入謁為辨絮且憤不相得而
出明日御史為具召君於席感疾扶携出就逆
旅中遂卒年五十四君為人外朴而內辨於郎
署中最有長者聲母項以節被 旌君年雖艾
猶依依膝前作孺子戀也蓋後君數年而以壽
終

贊曰以君之工時義何不可遇而栖遲至莫

噫嘻天乎胡予之緩而奪之遽

故光州守警齋君者諱三錫字汝懷儀部
從弟也少穎敏工時義連舉嘉靖己丑進士守
光州時年二十五有幹辨才吏民稱之然用伉
直多忤上官中以法罷歸君時未三十念宦不
振無以資生乃杜門節腹不通世事者久之積
貲累數千金父封公卒分橐裝甚厚君獨不取
其為人朴實無他腸然不能訛詖諧俗故少搢
紳聞聲而問黨後進多推為長者晚節稍自媮
日與親知置酒山水間人咸異之卒年七十孫

泰亨臨亨俱博雅有文藻臨亨亦已丑進士

贊曰不取不予遠名遠刑始而治生既而達

生何以占德振振繩繩

河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少葵君者名三接字

汝康以進士為長垣令調浙之景寧遷南京禮

部祠祭司主事久之進郎中出守柳州再調微

江遷河東運使以大計中白簡歸君居官能持

三尺不阿狗不喜作面背夜見若以為傲者故

所至有聲實而易受人中自令以至守毛甫

謂甫顯重而遽斥君之得斥僅五十歸得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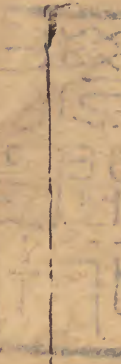
父母終及侍兄光州君以老恂恂濟濟出入頗

為後進楷模者三十餘年而卒卒之年八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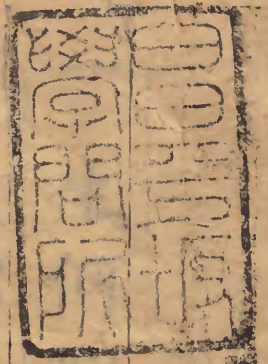
今之像老而脩勁飄鬚臙頰福德人也

贊曰若工而拙遠不勝沮工於民宜拙於

忤晚途敬修其善可數鄉之祭酒俗之長



寬政庚申



其... 之...

其... 之...

其... 之...

其... 之...

其... 之...

其... 之...

[Blank page]

